

# 中共党史資料

一九八二年 第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1220毫米 32开 7印张 13.8千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000 册

书号 3230·63 定价0.70元

内部发行

## 卷 头 语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档案馆为本刊提供了关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资料专辑，其中许多史料都是第一次在内部公开发表。

本辑的主要内容有：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的回忆，陈潭秋同志在庆祝党的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陆定一同志在“七大”的发言，为党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本辑还全文发表了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

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校的同志编辑了“六大”、“七大”、“八大”的大事日志，以及关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为读者和党史工作者了解、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

本辑还选登了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记述了“三大”以及“三大”以后的一些情况；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记述了党的“四大”的一些情况，供读者参考。

为便于读者阅读，本辑所收资料，均根据其内容按历届代表大会的顺序编排。

《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 目 录

## 关于一大的回忆

——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

##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

——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 (3)

##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 ..... (16)

##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

### 表大会

——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志的信

(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 ..... (23)

##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 (26)

## 陈潭秋在庆祝党的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三六年七月) ..... (60)

## 陆定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团结问题和路线问题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 ..... (66)

附：陆定一同志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信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日) .....	( 86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	( 88 )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	(11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	(132)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 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 .....	(164)

# 关于一大的回忆\*

——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叔衡同志：

二十六日的信，今日午后接到一张欠资的通知后，才往邮局去取来，照你所约“五日”之期已赶不及了，幸而有张同志①之便，免得又经邮局周转，耽搁时日。不过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

一、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②在上海开会。

二、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刘现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州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一九二七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分子），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

三、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

---

\* 此件原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原件只有月日而无年代，年代是另外的笔迹加上的。题目则是编者加的。信由何地寄往何地尚待考证。何叔衡的信没有看到。

府做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组合，有的主张产业组合，决议是产业组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关于在政府做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可才可做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后面两个问题，大约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和决议案的精神不甚一致。

四、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sup>③</sup>船上将会开完。

五、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sup>④</sup>。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

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向他，当更知道详细点。

此致  
革命的敬礼！

董必武

十二月三十一日

## 注 释

- ① “张同志”未详，尚待考证。 ③ “嘉兴东湖”应作“嘉兴南湖”。  
② “(?)”原件如此。 ④ 这个报告的中文原稿没有看到。

#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

——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编者按：这封信的原件，是一份手写的英文稿，原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题目为编者所加。张国焘在这封信中，记述了党的三次大会以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我们研究党的这段历史有某些可以参考之处。但是，可以看出：张国焘写这封信，是站在美化自己、指斥他人以寻求同情和支持的个人立场上的，这就决定了他很难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此，读者是能够分析地看待的。

亲爱的威金斯基、穆辛同志：

你们二位给我的亲笔信，我已先后收到。我非常感激你们对我应该如何在党内进行工作的忠告。同时，也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经常地、全面地把中国的情况写信告诉你们。因此，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很可能会对我产生误解。

当然，要我用自己的观点来全面地回答你们二位信中提出的一切问题，这对我恐怕太困难了。因为我的英语很差。不过，我将尽力简单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 一 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当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到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我们许多同志没有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清楚。为了阐明我和我的对立面之间的意见分歧，可以把我和马林的观点，作一个比较。

马林的观点如下：

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不错，中国的劳动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都还太年轻，太软弱，目前在中国只能开展国民运动，国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这些我们都同意。但是，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吗？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存在吗？中国的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吗？这些就是我们所怀疑之点。

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对立面的同志就叫嚷说：“要忠于国民运动。”“不要怕国民党，劳动运动不会在国民党内迷失方向的。”他们不以客观分析，而是用许多这类主观的辞句表达他们的意见，以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甚至有些领导同志也说出这样明显的错话，如：“中国没有劳动运动。所谓劳动运动实际上就是国民运动。”“谈论阶级斗争就是破坏国民运动的统一”等。由此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被曲解到何种地步。

我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要论点是：

(一) 中国的民族运动受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同其它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埃及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还谈不上已经有了一个纯粹的民族运动。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而这个运动却多少被美国帝国主义所利用。现在的民族运动不但不反对美国和大英帝国，反而出现了一种保护他们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则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

(二) 中国资产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及商人），在各方面仍然十分依赖外国资本家，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即使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除了反对日本的压迫之外，还远不是一支反对外来压迫的自觉力量。

(三) 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

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

(四) 我们不能指望，一场意味着反对世界上所有列强的民族运动，会轻而易举地到来，这是需要几年时间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不可能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产生。再说，工人已经有了相当力量，它将成为即将来临的民族运动的一个强大因素。

(五) 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

(六) 因此，当前我们共产党人首先要对国民革命的思想继续进行一般的宣传，特别要做大量的工作，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然后下一步，我们再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组国民党，或采用其它任何形式使我们参加到联合的国民运动中去。

(七) 与此同时，我们将留在国民党内，为国民党组织支部，并设法改组国民党。这就是说，我们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或者一般地讲，是为国民运动寻找新的动力。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但它和上述的第六条同样重要。有人提出：马上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如果失败了，就离开国民党，哪怕是短时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再呆几年，因为我们要使国民党做些事情。

(八) 由于国民党还没有进行改组，它仍然集中力量

于军事行动和组织政府，我们共产党一方面要作为一个独立地对我们关于中国目前时局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的组织而存在，另一方面，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的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

(九) 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同时，我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还不明确，也许从一开始，工人队伍就是联合的国民运动的左翼。所以，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只有在广州和汉口，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不得不在国民党内进行。

这里我还要向你们指出几点：

(一) 前一阶段，我们的同志过多地期待国民运动的统一。可是国民党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因此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现在只能说为国民革命创立某种基础，从而为其打开新的局面，然后再把各种不同因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的国民运动。

(二) 事实告诉我们，组织一个真正的中国国民 政党还需要几年时间。首先要做许多初步的宣传工作。中国人民，甚至革命者，至今还没有感到组织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把革命工作看得非常狭窄，认为只有军事行动才是革命工作。孙中山先生本人一直坚持他的陈旧观点，认为革命

进程首先是军政，然后才是训政阶段。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认为，首先他们必须掌权，然后再建党。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有作为的党，它的领袖们首先必须完全放弃组织政府和搞军事行动的主张，诚恳接受首先建党的思想。在国民党的领袖们还没有放弃其陈旧观点和老一套的行动方式的时候，苏维埃俄国却去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是决不会成功的。一旦国民党在反对北方军阀和陈炯明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孙中山就会马上被他自己的将领们所抛弃，广州政府也就会马上彻底垮台。所以，对广州政府的支持不仅毫无价值，反而会延误国民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当国民党遭到失败，放弃旧的主张并接受新的做法后，方可给予支持。

(三) 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改组国民党，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这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就认为：“自上而下的改组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组。”在我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会目前正热心于组织一个国民革命青年团。最近我收到陈独秀同志本人的来信，说他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而且，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而是现实状况造成的。

(四) 当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传到上海时，我正在那里。上海市党员大会开会讨论了这个

宣言。我在会上发表了以下几点看法：“宣言中计划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可能立即组织好。我们一方面必须宣传关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并且坚持不懈地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要赶快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并深入到地方的国民运动的组织中去，以便完成宣言中所提出的计划。”虽然一些同志认为全国代表大会应立即召开，并认为我的意见是“破坏”（“破坏”这个词在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出现），但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大会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清楚地表明。当我们着手进行某种政治运动时，每个中国同志就会懂得，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是何等重要。这同组织或改组“国民党”一样重要。我们不能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党产生之后，再去着手组织工人和农民。

（五）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幼弱，如何不能把工农组织起来。是的，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仍然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促使幼弱的共产党来承担这双重的任务，即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党和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

不过，现在形势起了一些变化，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上面所说的，只是这个问题在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的概况。上周以来，得到这样的消息：国民党将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上封信中提到，想给你们写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现在我想把这篇文章推迟一下，改为同你们讨论

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据悉，要求各省派六名代表参加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于广州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六名代表中，三名要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名由各省的支部选举产生。

在上星期一举行的北京市党员大会上，我就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我把报告的要点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些要点可以表明我对大会的看法。我报告的要点如下：

一年前，我们所要求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两个月以后举行。虽然我们还未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这件事的通知和指示，但是我们必须抓紧进行讨论并作好准备。

代表大会是否能如期召开，这取决于广州的战局。可是，关于广州战局的现状如何，前途如何，现在北京没有人能说清楚。

这次大会能否成功，确实难说。不过，据说每省只派六名代表，那么这些代表可能多数是国民党的将官，能代表普通国民党员思想的代表极少，故而会议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求增加代表名额，尤其象广东这样的省份，名额应增加得更多些。我们应该提议：国民党的知名党员，那些虽不是国民党员、但却是国民党的朋友的革命者，以及各种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团体的代表，都应被邀请出席这次大会。这样的结果，就会增强群众对大会的影响。

其次，我们必须要求国民党在各地的党员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国民党所有的报刊都应该动员起来讨论和宣传这次大会。尤其是我们党的报刊，应该立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邀请一些进步的国民党员和非国民党员的革命者，一起为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草拟一个纲领，并把它提交大会讨论。这次大会将表明我们同国民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假如我们这个纲领被大会采纳则很好，如果不被采纳，那些和我们一起起草纲领的革命者，就会作为国民党的左翼，同我们站在一起。

此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至少要把首先用武力攻占一省，继而攻占多省，然后再发展国民党的主张，改变成首先组织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然后再进行革命。这就是我们对这次大会的主要要求。

北京市党员大会已采纳了我的报告，并决定报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推选我草拟前面提到过的纲领草案，作为下次地方党员大会讨论的基础，然后再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最后决定。

关于这个问题，这里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从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但是由于近来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无法告诉你们确实的情况。

## 二 我们党的目前状况

在这次广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马林在祝贺大会成功时一方面说，大会排除了在解决党的组织问题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他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障碍”不仅没有“不合作”，没有搞“破坏”，相反，他们仍然同过去一样积极工作。如果马林真的把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些“障碍”排除了，我不知道他将会如何地向那次大会的成功表示祝贺呢！

代表大会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象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那时，我们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反对上届代表大会和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由于我们的帮助，使这种情绪平息下来了。因为我们深深懂得，我们幼弱的党根本经受不住这种打击。

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热烈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有些同志根本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且他们在那次激烈的讨论中，不去避免产生困难，甚至还在会内会外利用我们党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纠纷，对我进行攻击。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样谈论我的。我要公开地答辩：“的确，由于我们年轻，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甚至于犯过一些很愚蠢的错误，这是难免

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将来也决不会犯。”

你们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穆辛同志甚至还表示相信我不会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确实，我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维护我们幼弱的党的团结的。我决不会亲手损害我视为自己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从一开始我就参加的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的说来，党的三次代表大会并未给我们党带来任何困难。至于某些支部出现的一些小纠纷也只是因为我们党的组织还不够完善、党员太年轻又有些个人主义的东西所致。最近我们党的工作没有多大进展，因为遇到了诸如缺乏办法等实际困难。有些决定，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没有贯彻执行，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受到了同志们的阻拦。现在，根据我自己的看法，简单地向你们谈一谈关于我党的工作情况。

自从我们代表大会决定了同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以来，我感到我们党的机关现在并没有加紧宣传工作，也没有对国民党问题提出什么要求。甚至对于我们党公布的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也没有作什么宣传，我们党的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譬如长沙支部，这是我党最好的支部之一，也由于战局的影响，和长沙工会一样，都处于几乎无法开展活动的境地。

长沙支部领导机关遭到了军阀赵恒惕的镇压。汉口外

交后援会过去是反日的民族主义组织，近来已把矛头转向英帝国主义。我们在汉口开展国民运动多少还得依靠它为基础，可是最近它也遭到了湖北督军的镇压。

有些地方的工会运动有了进展，但由于我没有得到全面的消息，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确实情况。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危机。上海一些或多或少反对我们的工人领袖，打算举行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当然，有些政客是支持这些工人领袖的计划的。我们也打算召开这些代表大会。但我们是否能同他们顺利合作，目前还很难预料。交通系的政客和张作霖大帅以及其它一些人，正企图利用工人为其反对直系的斗争效劳。有些工人领袖也想从某个政客身上寻求支持。倘若这些工人领袖一方面同某些政客或张作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末这在今后很可能成为分裂中国中部和北部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些领袖尚未和任何政客有任何联系之前，我们要委派两名同志去奉天揭穿他们的企图。过去我们因为派同志去奉天而犯过错误，因此，现在我们也许还会受损失。

最后，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我们看到出席党的三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对政治问题都能切实地积极讨论，这表明了我们党在成长。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在大会上多次提到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年轻的、赤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革命者组织起来的，是唯一具有远大前途的党。我希望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给我们以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对工会运动

的支持，以使中国革命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现在再说几句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我现在在北京工作，我的任务是编辑北京《劳动周刊》，每周的发行量为二千五百份。同时我还担负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并在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个委员会里工作。我还经常为我们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报刊写些文章。可是我现在不是党的专职工作者，所以还得抽些时间搞自己的事务。我个人动用了一部份共产国际东方部为购买中国刊物寄来的款子。当然，我将尽快于短期内归还，并且要给你们多寄一些刊物。我每两周给你们寄一次刊物，寄去的刊物想均已收到。

希望你们能给我寄些书刊来，并告诉我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希望你们能马上给我回信，对我上面所写的问题，请多多提出批评。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张国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

(周敏译)

#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

编者按：此件原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题目为编者所加。彭述之，东方大学学生。一九二四年七月代表中共旅莫支部回国参加了党的四次大会，当选为四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任中央宣传部主任。五次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大”后被派往北方工作。彭述之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负责者之一，由于坚持右倾错误，一九二八年四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其党籍。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和陈独秀、刘仁静等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即托陈取消派纲领，成了这个反党小派别的一员。

这封信记述了党的四次大会的一些情况，对研究“四大”有些参考价值，因此本刊将它原文发表。文中〔 〕号内的字是编者加的。

旅莫 C. C. P.<sup>①</sup> 全体同志：

述之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受旅莫 C. C. P. 支部大会之命回国赴 C. C. P. 第四次大会。现在 C. C. P. 大会已于本年本月十一日开始，同月二十二日闭幕，中间共经过十二日。兹将大会前的预备及会议经过的大概情形和决议案的要点略呈如左。

### 一 大会前之准备

在去年十二月初中央即指定人组织起草委员会，述之亦为起草委员之一。在起草委员会上对于各种草案都经过一番讨论，其中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得更为详细，争点亦较多。其中尤以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各委员的见解颇不能一致。大概在我的意思还是保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莫支部大会上之观点（我回国后对此点曾在《党报》第五期上发表题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之几个应有的根本观念》<sup>②</sup>），仲甫与我略同，吴廷康<sup>③</sup>则持异议。他以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他亦承认我们的观点了。此外是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这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在第三次大会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忽略了此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同志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所以在第三次大会后，仲甫、秋白同志等均有此等文字发表（如仲甫同志之《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国民革命》<sup>④</sup>及秋白之《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sup>⑤</sup>，然而这是根本错误，所以对于此点我们特别注意。在十月

间我曾为此点在《新青年》上专作一篇《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sup>⑥</sup>，专在用客观的分析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sup>⑦</sup>之必然的领导者。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两方都互相让步，同时由客观事实证明，在莫斯科的许多争点已不成问题了。

## 二 大会之经过

大会的重要提案一共有：（一）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提案；（二）关于职工运动之提案；（三）关于农民运动之提案；（四）关于青年运动之提案；（五）关于妇女运动之提案；（六）关于组织问题之提案；（七）关于宣传工作之提案。此外有出席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之报告，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报告，以及大会对于列宁去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和对于中国劳动群众宣言<sup>⑧</sup>。前面所有的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所起草，在大会时再组织各种审查草案委员会。在审查草案委员会里，除民族革命运动委员会和职工运动委员会较有争论外<sup>⑨</sup>，其余委员会都很少讨论（述之除农民草案审查委员会外，其余委员会均得参加）。在大会中对于提案有争论的也只有民族革命运动问题和职工运动问题。在民族革命运动问题所争之点有二：（一）有些同志以为民族革命的成功即直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此说张申甫<sup>⑩</sup>主之（申甫非代表，以发言资格参加讨论）。（二）仍是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第一点很明显的是申甫的错误，当时加以解释就完了。第二点上面已经说

过了。在职工运动中的争点就是产业工人是否须加入国民党？在此点有几个同志还带有点左稚病，即是他们以为产业工人不可使之加〔入〕国民党。其实无产阶级要想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运动，在某种范围内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必要的，现在并已由事实证明此种主张之正确。关于青年运动，也有几位同志尤其是 C.Y.<sup>⑩</sup> 中央有两个人很主张在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不过此种企图终已失败。大会只承认目前应切实做各种民族的青年运动，如果发展到相当时期，认为必要时则可组织非政党性的全国组织。

至于各种议决案的内容，因为太多不能详叙，最重要的是民族革命运问题决议案，今附寄在内，其余的决议案尚待一星期寄上；有几种已译成俄文或英文，可向吴廷康同志处索阅。

此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如下：（1）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九人：仲甫、守常、和森、张国焘、平山、秋白、述之、李维汉、段德龙<sup>⑫</sup>。（2）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王和波<sup>⑬</sup>、朱锦棠、邓培、张太雷。（3）中央局委员：仲甫、和森、秋白、国焘、述之。仲甫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国焘工农部主任，述之宣传部主任，秋白、和森宣传部委员。

### 三 各决议之要点

关于民族革命运决策案的要点是：（一）说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中之目的及特性，由此就可以得到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中之正确的地位。（二）说明我们在民族运动中之左右倾的经验并指明其客观的原因

与其纠正的方法。(三)确定我们对于国民党之态度，即与国民党合作中之具体方案。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最重要之点是怎样能扩大我们的党。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之要点：职工运动与国民运[动]之关系，工厂小组和重要的工业区域之工作问题等。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很搜集了些有价值的经验，并且从广东的农民运动经验中，规定了一些具体的运动方案。青年运动决议案[要点]在C.P. 与 C.Y. 之正确关系，并指明 C.Y. 应怎样使其工作青年化；对于民族革命的青年的全国组织亦与以正确的答案。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是这次大会第一次的尝试，然而在这个决议案[中]已指出很多重要意义，对于各方面的宣传都与以具体的规划。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在能将中国目前一般的妇女运动与以客观的分析而定出对付的态度。以上不过随记忆所及略为指出之，将来全部决议案到后，望诸同志仔细研究，务求精细了解。

还有一层可报告者，就是在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各地方的代表都表现一种很忠实而又很热心承受大会教训的样子。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我党的党员数目近两三月以来增加速度很快，在大会上据各地的报告（有几处不完全）已有九百党员，如果切实统计起来约有一千党员，并且党员中工人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方近来的工作与内部的训练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广东、上海两区甚为进步，由此种趋势下去，吾党前途实有无限之希望。

我除参加 C.P. 大会之外，并由 C.P. 大会举我作 C.P. 大会代表参加 C.Y. 大会 (S.Y.<sup>⑭</sup> 现已改 C.Y.)。在 C.Y. 大会上我亦极〔力〕拥护 C.P. 大会的精神使之实现于 C.Y. 大会，在各审查草案委员会我都极力参加。现在 C.Y. 大会已于一月三十闭幕。至 C.Y. 大会的详细情形，弼时当必报告，姑不赘。太雷与弼时均被选举，伯简亦被选为候补〔委〕员，乔年亦候补〔委〕员。太雷总书记，弼时担任组织。

同志们！我因为经过一个多月整天整夜的会议生活之后，现在已经病了，我不能很详细地报告你们，并且所报告的都语无伦次，望原谅我！！

同志们！我此次代表诸同志出席，我始终是紧抱着去年七月在 Млохоека<sup>⑮</sup> 大会上所给我的精神和提案，我始终是努力将由莫斯科所学得的认识得很粗浅的列宁主义到大会上去尝试。现在诸同志所给我的使命，我总算勉强使之实现了。我现在转望诸同志努力研究第四次大会的一切决议案，了解这一切决议案，望诸同志为大会努力，为吾党前途努力！！

敬祝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万岁！

述 之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号

## 注 释

① “C. C. 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② 《党报》是党的秘密刊物，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创刊，现只存一、三、四期，故下面说到的彭文未见。

③ 吴廷康，又译作维经斯基或威丁斯基，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

④ 此文发表于《前锋》月刊第二号（1923年12月1日出版）。发表时改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⑤ 此文发表于《新青年》第二期（1923年12月20日出版）。发表时题目作《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该期目录上则作《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

⑥ 此文发表于《新青年》第四期（1924年12月20日出版）。发表时题目作《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

⑦ “中”字原写作“口”，是编者改的。

⑧ 即《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

⑨ “较有争论外”原信作“外较有争论”，是编者改的。

⑩ “张申甫”应作“张申府”。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党的旅法支部的初期负责人。后脱党。

⑪ “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⑫ “段德龙”，应作“项德龙”（亦作“项德隆”），即项英。

⑬ “王和波”，应作“王荷波”。

⑭ “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⑮ 此系俄文，译不出意思，或为地名。

#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志的信\*

(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

莫斯科东大的同志们：

我回国已经半年多了，但是还未曾和你们通一次的信，这固然是因为工作的太忙，但未免也太疏远了！

你们寄国内的信和报告以及笔记等，我大半都见着，我现在将 C. P. 四次大会、C. Y. 三次大会和一年来国内的政治状况以及 C. P. 政治运动的经过，略为报告你们，或者供你们研究国内问题于万一，并且希望你们得着这封信后，原谅我从前没有通信的罪过！

C. P. 大会开在一月十一至二十二日，有表决权代表十四人，代表党员九百零三人。

C. Y. 大会开在一月二十六至三十日，有表决权代表

\* 此件原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原信署名“红鸿”（亦作“洪鸿”），据考证是张伯简的化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前后，张伯简曾任党中央出版部书记。一九二五年一月，他出席了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青年团候补中央委员。在贺昌来到团中央工农部任职前，张伯简曾代理其职务。这封信就是在这期间写的。题目为编者所加。

十八人，代表团员约二千四百人。

两次大会所议决的议案，详大会决议案上（现正在印刷中，六、七日后可寄出），无庸我细述。我所要说的只是两个大会上所表现的精神。

大家都知道，国际五次大会的重要口号，是要各国的共产党都布尔什维克化。这次 C.P. 与 C.Y. 的大会，从他的到会代表一致的精神上，特别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及其他各项决议案的一致通过，对于上届执行委员会所拟的新执行委员会名单完全通过，没有一人更动；尤其是在 C.Y. 大会上对于更改 S. Y.<sup>①</sup>名称的事，到会代表简直无一人发生疑问，一致的主张更改 S. Y. 为 C. Y.。由此种种，我们可以相信 C. P. 与 C. Y. 是正在向着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面前进。

这两次大会上最有价值的议案就是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现先将印出的单张附一份来），这个决议案纠正并补足了前两次大会之缺点，指出以后的道路，这个决议案，至少是我们最近几年的罗针。不过，要明白这个决议案，必须明了吾党过去一年的政治运动。我因为便于你们研究起见，将国内一年来的政局与吾们的政治运动经过报告你们（我的报告<sup>②</sup>是根据仲甫同志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sup>③</sup>）。

同志们！我回国以来简直无暇看书（有时连报都来不及看），增长我对于主义的认识。我很惶恐，我很希望你们应时常将学校的材料不断的供给我们，使我们不能抽空读外国书的国内同志，在你们的材料中得着一些增长主义

的知识才是呀！

祝你们努力！进步！

你们的同志红鸿

二月五日

### 注 释

① 在“C.Y.三次大会”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② 这个报告没有找到。

③ “仲甫”（陈独秀）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没有看到。

#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报告涉及的时期是两年零三个月。因为很忙，准备得不够，不能做详细报告，因此，首先请大家原谅。我只谈谈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报告共分十一部分。

## 一 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

中国革命在这两年当中有很大进展。它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到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事件和郭松龄倒戈；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国民军第一军退出南口；第三个时期，

---

\* 这份报告译自二十年代中期翻译的俄文稿，是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找到的。这次由俄文转译成中文时，曾参照另一份五次大会《中央政治报告》（可能是陈独秀报告的摘要稿）的俄文、英文和德文稿作了校订。但是，有些地方的语意仍不够准确、完整，或前后矛盾，或悖于历史事实，或前后文不相衔接和协调，等等。这些可能是当时译成外文时的误译或因不恰当的省略所致。对这类问题，除译者作了几个脚注和编者加了几条注释外，不再一一列注。

是从北伐开始到革命军占领上海；第四个时期，是从占领上海后到蒋介石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事件，使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从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到上海事件爆发，是革命的胚胎时期。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曹锟失败和冯玉祥政变反对直系的时候召开的。当时反动力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国政治形势如下：一方面，孙中山到达北京，形成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另一方面，上海发生了二月罢工，这就掀起了小资产阶级（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和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要求而斗争）运动的高潮。因此，这是运动的转折时刻。

一九二五年五月的上海事件有它的特点。第一，这个运动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在此以前，虽然也发生过反帝斗争，但是并不具有这样的公开性质。第二，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力量已被全国人民所公认。以前，工人的反帝斗争只是被看作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上海事件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上海事件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引起的。我们知道，上海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所以，上海的每次罢工都不能不引起工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上海的运动不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运动，必然要扩大到全中国。因为，首先，正如我们所说的，在上海五卅事件以前发生过总罢工和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而这一运动受到了北方军阀的镇压。人民群众懂得，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召集国民会议，于是更加有力地开展

了反对军阀的斗争。因此，上海事件才能这样广泛地扩大到全国。五卅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很多阶级参加了这个运动，不仅有小资产阶级，不仅有资产阶级，而且还有落后的官吏和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这个运动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的工人。然而，为时不久，各个阶级逐渐脱离联合战线，只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

此外，还应当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革命事件对军队的影响。最早是冯玉祥政变反对曹锟，尽管这也是革命事实，但从主观上看他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五卅运动以后，国民军的官兵有了革命认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行动，也是由于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旧军阀之一唐生智转向广州政府，并参加了北伐。然而，很难断定他们会变成忠实的革命者或是投机派。但是革命浪潮已开始影响军队，这是事实。因此，军阀的反动统一阵线已经瓦解。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困难就在于：被压迫民族没有武装，而压迫者却拥有大量的武装力量。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人拥有相当多的武装力量，尽管大部分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可是我们能够夺取过来。我们能够使军队具有革命意识，并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我们能够直接夺取军阀的武器，并用它来反对军阀。

从上海五卅运动开始到郭松龄倒戈，乃是革命发展时期，即革命高涨时期。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者既然不能用武力镇压中国革命，就只好做出让步。他们召开了关税会议和治外法权会议。这个时期，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分

岐。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在威胁无产阶级，并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者和北方军阀实行妥协，其目的是镇压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戴季陶主义起初只是企图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此刻却打算把这种力量完全消灭干净。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已公然向无产阶级进攻。以前，在革命高涨时期，即上海总罢工时期，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冯玉祥的军队转向革命方面。郭松龄倒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走狗张作霖。因此日本不能不进行公开干涉，以便压倒郭松龄。郭松龄失败后，革命浪潮低落下来。在革命浪潮低落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组成联合战线向革命进攻。国家主义派大力宣传反对赤色危险。国民党右派召集西山会议，将国民党分裂成两派，他们的活动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着。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南口失陷，这是革命运动低落和反革命高涨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七、八个月之久。经过这次反赤运动，在帝国主义之间和军阀之间均发生了分裂和冲突，日英两国的冲突和奉直两系军阀的冲突就是例子。这些事实都发生在举行北伐之前。

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占领上海。这个时期的标志是革命运动的高涨。三月二十日事件固然是反动时期的因素，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企图利用无产阶级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也想与资产阶级合作，依靠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两个期望进行北伐的对立阶级实行了合作。在三月二十日事件以后，尽管工人阶级的处境困难，无产阶级和

农民的革命运动仍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一运动发展到占领上海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已得到加强，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再继续与无产阶级合作，而转到了反革命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以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明显，是潜伏着的，现在这些矛盾已十分明显。

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事件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些事件与过去的事件不同，因为资产阶级已退出革命阵线。尽管革命队伍的数量减少了，但革命群众的质量却提高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极大的巩固。

从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来看，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发生明显的阶级分化。应当使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进行加强军队中的左派运动的工作，以便更加提高军队的革命情绪。我们必须完成这两项任务，因为这会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 党在上述各时期的策略

在第一个时期，在五卅事件准备时期，我们举行了经济罢工。那时我们是孤立的，必须利用小资产阶级，让他们与工人一道参加经济斗争，从而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这是五卅事件前的策略。这一时期的策略的第二点是召集国民会议。孙中山北上时，党内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广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国同志认为孙中山北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对这一点。广州的同志认为随着孙中山的北上，革命运动可以扩展到广东范围以外。中央的意见是：孙中山留在广东可以巩固广东的革命成果，

从而肃清反革命势力。这些观点的差别是，一部分人希望发展革命运动，另一部分人主张巩固革命运动。现在，回想起这些争论，我们觉得，当时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孙中山北上，扩大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这个成果很重要，因为如果孙中山留在广州，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当时广州的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任何巩固革命力量的工作也不能进行。

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有两个有利的因素：（一）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在全国展开；（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工作已扩大到全国。当时党在策略上的错误，不是缺乏积极性，而是不了解孙中山北上的意义，没有看到他北上对全国革命发展的影响，只是看到孙中山与唐生智会见\* 的危险性。

党在五卅运动时的策略，起初是吸收各阶级参加这一运动，可是当时党并不相信有进行全民革命的可能。事实上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左派参加这一运动，是想保全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右派也是为了自己才极力利用这一斗争，但并不积极参加斗争。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面又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必然脱离这一运动。小资产阶级则采取中间态度。结果，只有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而军阀则有可能镇压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是党的策略错误造成的，而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资产阶级不仅不愿

---

\*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孙中山北上是会见段祺瑞。——译者。

受我们领导，甚至不愿与我们联合。五卅运动中有许多独特现象。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当时党已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我们的敌人说我们想用这种策略来掩盖我们和军阀的勾结，可是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过去，由于实行这种策略，我们已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这方面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

中等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经自觉地行动了。戴季陶在其小册子里就指出了这些事实。他的小册子不是偶然发表的，也不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他的小册子里写道，资产阶级已成为自觉的阶级。这本小册子必须读一读。

这种理论后来就形成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没有在革命战线里呆很久。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决定同帝国主义者妥协，所以，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快就背叛了革命。我们当时已经非常坚决地反对了戴季陶的理论。早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我们确认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五卅事件证实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队伍。戴季陶反对无产阶级的小册子，反映了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恐慌。在全会的决议里，我们指出，一方面，我们应当反对戴季陶的理论，另一方面，应当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

派。同时，还应当进行独立的工作，一旦国民党离开我们，我们好有所准备。决议就是根据这个精神起草的。现在当我们考察这个决议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不正确的成分。发展和巩固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这点是正确的；而准备退出国民党，这种策略则是不正确的。毫无疑义，我们没有理由退出国民党，我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做工作。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不明确，只有蔡和森同志非常坚决地反对。由于这个决议，使得我们的策略很不明确。关于准备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决议里没有谈得十分清楚<sup>①</sup>。问题的这种提法，只是使我们产生思想混乱。这里所说的是为准备而准备的问题。

关于资产阶级走上妥协道路的问题，从上海五卅事件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出来。不仅大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联合战线。

我们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已注意到农民问题。农民中的多数不是地主和一般农民，而是贫农和无地的农民。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就会发生小地主反对无产阶级的危险。小资产阶级甚至可能与小地主联合起来。我们懂得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懂得了进行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就要失去活动能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以后，不仅在广州，而且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我们都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湖北省，我们的同志注意了农民工作和农民运动。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大大地发

展了，有将近一千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了<sup>②</sup>。这个策略没有错误，我们必须继续实行。现在党内农民占百分之十八。中国人口大部分是农民，据我看来，将来党内农民的数量应与工人的数量相等。在不久的将来，农民在党内应占百分之三十左右。我们不仅应继续实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而且应继续把农民吸收到党内来。

在五卅运动中，还有一个香港罢工的问题。香港罢工（抵制），使香港受到破坏，至今尚未恢复。这次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肃清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方面，积极支持了国民党。罢工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功绩。关于这一罢工问题，党内有两种意见：一些人主张尽快结束罢工；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者本身也不愿意结束罢工。从原则上说本来应当尽早结束罢工，克服这些困难。幸好，我们同志的工作和国民党左派政权的工作做得好，又有国际的经济援助。由于这三个条件才没有发生危险。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罢工再拖延下去，必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就会失掉工人对我们的信任。现在李济深破坏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这个责任不在我们。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开始到南口失陷，这是反动时期。

在郭松龄倒戈时，革命似乎仍处于高涨时期。但实际上这时帝国主义已开始进行干涉。当时北京的同志想组织“首都革命”。愿望倒是英勇的，然而是错误的。第一，当时对国内政治形势没有作出明确的估计。第二，他们忘记了脱离武装力量的殖民地革命的危险性。他们没有同国民

军合作，想独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行动是幼稚的，虽然这也是英勇的，但英勇得太过分了。这个危险的政策，是北方同志没有经过党中央的同意而擅自决定的③。

### 现在我们对整个五卅时期的政策做一个评价

在广州，一方面，战胜了陈炯明，另一方面，平定了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叛乱。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为了反击封建地主而同资产阶级共同完成的。这些地主不仅仇视无产阶级，而且也仇视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因此，当时曾策划暗杀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人。然而，暗杀这些人的活动未能得逞，只杀了一个廖仲恺。这次暗杀阴谋是封建反动分子在他们军事失败之后干出来的。他们在社会上还保留了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攻的某些力量。这一点从暗杀名单上可以看得出来。廖仲恺被害的过程，暴露了胡汉民、许崇智、熊克武与陈炯明的关系。许崇智以前曾和我们一起进攻过陈炯明，而现在却同他勾结起来了。当时我们并不反对广州政府惩办这三个人，但我们的中央认为，广州政府当时没有公开阐明这一政治罪行，因此社会上对它认识不清楚。右派分子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压迫国民党，并把胡汉民遣送到苏联。对此，国民党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如果进行了，那至少别人就不会认为这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而会认为这是党内的个人冲突。由于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所以这件事便失掉了它的政治意义。

在反动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事变。

去年的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在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发生的。蒋介石就是武装起来的戴季陶，他的所做所为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戴季陶主义形成以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学会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是为镇压无产阶级而成立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阶级矛盾。戴季陶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镇压无产阶级，甚至镇压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在这个时期，党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首先，我们党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是，我们当时应采取进攻的策略。他们说：“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三月二十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

然而，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力量留在联合战线里。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而在广东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和鲍罗廷却认为，如果我们不去镇压国民党右派，我们就不能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个意见也是正确的。但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国同志都没有向中央谈过我们能够镇压蒋介石和援助左派。

鲍罗廷同志坚持认为，共产党员要退出黄埔军校，甚

至今后也不要在军队里进行工作。可他事先也没有就此向中央提出过任何建议。

这就是说，他事先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只是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才提出来的。镇压蒋介石，就可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是不够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中的策略问题，而且是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应当如何退出同资产阶级的民族联合战线，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要资产阶级的援助而独立地进行革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公开进攻资产阶级等等的问题。现时，党就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

国民军第一军在南口遭到失败以后\*，广州军队的北伐开始了，革命浪潮又重新高涨起来。从占领湖南省后直到占领上海期间，农民运动在某些省得到了发展。在收回汉口的英租界后，中国革命不仅席卷全国，而且还威胁到资本主义世界。

### 关于北伐问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了关于北伐的问题，但直到五月，北伐军才开始北进。在召开北京会议时，吴佩孚已准备进攻广州。

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来到上海，给我们作了分析中国

---

\* 原文如此。——译者。

政治形势的报告。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北京会议的决定，但我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

当时我曾打电报给北京，电报中说：第一，必须解决北伐问题；第二，党中央应当留在北京。

共产国际代表去广州考察那里的形势，适逢三月二十一日事变。我拍电报给汪精卫和蒋介石说，必须开始北伐。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的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如果军队不北进，内部将要发生冲突。可是为了服从莫斯科的决定，他不得不反对北伐。

共产国际代表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如果蒋介石利用北伐镇压和剥削人民，那末首先遭受灾难的是广东和广西的人民。因此，党对北伐的策略如下：

- (一) 支持北伐；
- (二) 北伐应当具有防御性质；
- (三) 党的策略应当是反对一切企图利用北伐来剥削人民的人。

现在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策略和我们在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

(一) 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二) 我们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

是保护广东。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

对报告作以下的补充：

第一点，我谈的反动时期，中心事件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即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国民党五月十五日决议案这段时间。

第二点，关于党的反帝策略。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我们主要注意了反对英国的斗争。在中国，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英、美、法、日四国，其中最有势力的是英国和日本。但在这两国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在中国，日本在经济上几乎被英国所压倒，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军队可以迅速地调到中国的领土上来。因此，我们的反日斗争就具有较温和的性质。

## 二 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在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资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在叛变革命，我们在广州可以看出这一点，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辛亥革命中也都可以看出来。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江亢虎宣传过社会主义，尽管他本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可是这个运动在长江流域却把流氓无产阶级和贫农等广大群众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当然，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运动。

孙中山也宣传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因此，很多人反对他。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sup>④</sup>，该阶级的代表宋遵初等反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当时的宋遵初就是现在的戴季陶。

虽然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但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出来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初参加了五卅运动，但后来又退出联合战线。

现在我们来弄清什么是买办，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可以说，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资产阶级左翼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治外法权和海关，他们不满意军阀破坏交通。但如果帝国主义者稍作一些让步，这部分资产阶级就会向他们妥协。资产阶级不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也不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出某些让步，资产阶级左派就会叛变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资产阶级左派想稍微参加一下革命，稍微表示一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不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的。他们甚至还想稍微参加一下工农运动。例如，蒋介石也试图组织工会。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很复杂的。

虽然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但我们要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运动，不仅要吸收小资产阶级，而且要吸收大资产阶级。在三月二十日以后，我们已知道蒋介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他可以走革命道路，或者走反革命道

路。我们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已看出，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革命开始时，资产阶级参加了革命，但过了一些时候，它又转到了反革命方面。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动政变时，资产阶级很高兴。我们不能确切地肯定说，是否整个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四月十二日以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

### 三 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俄国，城市小资产阶级没有参加纯无产阶级的革命，可是在中国，他们不仅参加了革命，甚至还会参与民主专政。但他们毕竟是动摇分子，不能独立行动。他们或者受资产阶级领导，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领导。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城市里可以看到，在乡村里就难以看清楚。暴动时，小资产阶级参加了罢工，对我们很有帮助。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

在去年七月全会上，我们确定了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但执行得不够好。因为：第一，我们的同志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策略；第二，我们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不够密切。在这次全会上，不但确定了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还决定参加马路商界的运动。由于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工作做

的不够好，没有很好地把小资产阶级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此，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不多。今后，我们要通过国民党更好地向小资产阶级做工作。

## 四 土地问题

现在我们专门来谈谈土地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农民运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农民运动的主要问题是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这就是从第四次代表大会到去年七月全会这个时期的农民运动问题。从去年下半年起，农民运动已由广东发展到湖南，由提出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进而到提出土地问题。目前，农民运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刻。现在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必然随着总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发展起来。

### 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

由于提出土地问题，农村的阶级矛盾加深了。这从根本上粉碎了地主的设想。提出土地问题的农民运动，早在去年就以减租减息这种和平方式出现了。去年的斗争旨在反对大地主，口号是“打倒劣绅”，用这个口号与地主作斗争。当时的斗争只是反对大地主的斗争。

湖南的斗争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当时已产生了平分土地的运动。这里的农民运动不只是反对大地主，还反对土地出租者，甚至反对富裕农民。这个运动是自发地发展起

来的。过去，我们党限制了农民运动，而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过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

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而，尽管我觉得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但是，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是太激进了。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期间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然而在最近一两个月内，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正在发展，但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对小地主还不能进行剥夺。我们目前是进攻大地主和中等地主呢，还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仍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

## 五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革命运动中和政治生活中是有相当影响的。在实际斗争中，也在显示它的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抱悲观态度。广州罢工委员会几乎就是第二个政府。湖南的工农运动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小资产阶

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无产阶级常常独自行动。在北方，如果工人不行动起来，其他阶级也不会行动起来。在五卅运动中，付出最大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各阶级都在其领导之下。可以说，凡是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方，就没有运动。因此，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

第一，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第二，无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如果它没有这种力量，那就只好与资产阶级一起行动。

到目前为止，只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没有武装。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是从资产阶级叛变开始的，这就证明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百分之九十九的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本身应当坚决争取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进行革命。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上海。上海事件，这是一个与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海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还必须加强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作。无产阶级积极地进行了斗争，我们的敌人承认这一点，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在这一斗争中谁更强大呢，是小资产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从数量上看，可以说，二者大体相等，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大资产阶级却十分坚决。为什么上海的无产阶级不是仅仅与小资产阶级一起行动，而是吸收某些大资产阶级分子呢，这个问题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在我看来，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

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和总商会没有参加五卅运动，可是总商会的左派分子和马路商界联合会参加了这个运动。鲍罗廷所持的意见是：上海不能做为革命基地，必须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并从那里打击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如果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就得向他们妥协。在他看来，上海只能争得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和进行争取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斗争。他认为在上海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正确的，因为统治上海的不是孙传芳或李宝章，而是帝国主义。鲍罗廷的宿命论是机械宿命论。可是毕竟不能轻视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似乎和鲍罗廷一致。以前，我并不认为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所以没有提出来讨论。上海事件，这不仅是过去的问题，而且也是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尽管我现在并不认为鲍罗廷的意见完全不对，但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讨论。上海的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蒋介石、银行家们和大工业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这里有三点需要讨论：第一，自由资产阶级没有完全脱离革命；第二，上海的失败是否由于资产阶级的参加；第三，鲍罗廷的意见或他的西北理论。

## 六 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报告里无法做详细统计。

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队伍。现时我们没有群众的军事力量。现在我们谈的是旧的军事力量。士兵的来源，首先是诚实的农民（国民军里农民很多），其次是城市的失业者。士兵来自不同的阶级，因此，他们的战斗力也各不相同。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假如说我们的军队发生动摇，那并不是由于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而是由于阶级成分庞杂。军队不能为工农的利益作战。他们易于接受爱国主义等资产阶级的理论。目前军队的动摇是他们的社会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

## 七 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

这个理论是鲍罗廷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东南部是帝国主义的堡垒。他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论证了他的理论。

他说，太平天国运动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想占领上海。中国革命应向西北方向发展。因为：第一，那里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第二，那里可以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应当讨论这个问题。昨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位代表说，我们既不要坚持西北理论，也不要堅持东南理论，哪里存在着国民党政权，我们就可以留

在哪里，并在那里加强我们的工作。这是不正确的。结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任何方针了。结果我们就似乎成了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革命是国民党的革命，而不是我们的革命。现在的中国革命是我们的革命。至少我们应当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工作。因此，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 八 国民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应当提出几个要点。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国民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弄不清什么是国民党，我们就不能解释我们所犯的许多错误。起初，我们加入国民党时，很多同志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如果加入国民党，就会背叛工人阶级；现在这些同志又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事实上，国民党是各阶级的党，党内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地主和军阀。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它的理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许多国民党员都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来解释孙中山的三项原则。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全部。实际上，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果国民党是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们就不应该加入。照戴季陶的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外与其合作。因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才加入

了国民党。现在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是不是各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的问题。我们肯定地回答说，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尽管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如果这部分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我们就应该将其开除出党。既然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三个革命阶级的联盟，那么，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入国民党，这个联盟又怎么能够存在呢？以前我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而现在则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公有的党。如果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呆在国民党的队伍里，这个联盟就不是很巩固的。这个联盟将来会不会巩固，这要取决于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是否愿意让资产阶级呆在自己的队伍里；（二）国民党能否取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能够成为国民党的同盟者，而资产阶级则不可能；（三）如果国民党内没有农民参加，而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它也不可能巩固。因为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招牌下，剩下的只是一小群小商人，而大部分工农实际上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样的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

## 九 改组军队问题

改组军队，这并不是改编军队，不是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

队。如果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军队就会实现革命化，军官也不会从地主阶级中选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高喊“世界革命万岁”和“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只限于做政治工作，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我们想要使军队革命化，但又不去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 十 建立革命民主政权

很多同志会惊奇地说，现在我们有了革命军队和国民政府，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我们现在距离革命民主政权还很遥远。不仅是我们这样说，如果问一问国民党左派，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说，国民政府就是军阀政府。在国民政府的领域内必须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如果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和军阀的包围有所减轻，我们就应该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争取建立这样的政权。在军阀统治的领域内，我们要先进行革命，而后才能谈得上革命民主政权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开始走向建立这一政权的道路。假如国民政府的情况更好一些，我们是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的。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这个策 略能否在实际上贯彻实行，只有对国民政府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估计，才能判定。国民政府最初受到总司令人员的变动的巨大影响。去年，政权由胡汉民之手转到蒋介石手里。刚刚不久以前，才改为实行集体管理。去年，蒋介石独揽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和革命军的大权，甚至还想统治共产党。政府整整一

年就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汪精卫回国以后，政府才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这个左派政府里有共产党员，如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但是我们不应当认为，这个政府就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如果这样认为，那是错误的。这个政府只是走向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途径。为什么不能把现在的政府叫做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呢，因为在政权中没有工农群众，只有几个工人领袖而已。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并不象几个领袖参加政府那么容易。

## 十一 财政经济政策

目前，尽管政府是新的，但财政经济政策仍是旧的，尤其是经济政策执行的还是军阀的那一套制度。现在革命时期，我们必须采用新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来代替封建军阀的制度。现在的经济制度仍旧是以前的，要改变这种制度，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有无决心，而且这也是我们党的任务。在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整个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国民党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准备夺取政权。如果我们今后还这样下去，政权就会落到反革命手里，象辛亥革命后那样。直到现在，我们还没

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帮助了国民党，进行了群众运动工作，并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工作，而没有把政权夺到我们手里来。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夺取政权。第四次代表大会已决定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但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军事、财政和经济情况，不知道如何领导。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在野党，而是真正要领导革命了。现在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只对国民党的工作进行批评。国民政府正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扩大它的政权。这个政权既是我们的，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它工作得不好，这就不仅是国民党的过错，而且也是我们的过错。

帝国主义的干涉，现在比以前有所减轻，可是奉系军阀、蒋介石和四川都在向我们进攻。今后，可能还会遭到各国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就会失掉一切革命中心。我们当前的任务，不仅是发展和扩大群众运动，而且特别是要巩固革命中心。否则，奉系军阀统一北方，蒋介石统一南方，革命运动将会停滞五年至十年。因此在目前，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是巩固革命中心的问题。

### 关于党内情况的报告

从第四次代表大会起到现在，我们党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党的工作有了进展，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员只有九百九十四人，现在已增加到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党员的成分，根据

三月份的统计，百分比如下：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农民占百分之十八点七；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九点一；军人占百分之三点一；中小商人占百分之零点五；其他成分占百分之四点二。妇女在党内占百分之十。各地党组织的党员人数如下：湖南一万三千人，湖北一万三千人，江苏（包括上海）一万三千人，广东九千零二十七人，北方地区三千一百零九人，江西三千人，陕甘三百八十八人，山东一千九百二十五人，福建一百六十八人，满洲（包括沈阳）三百八十人，北满一百三十七人，安徽二百三十三人，四川二百人，以上共计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一）湖南区委，其中包括衡阳；（二）湖北区委，其中包括襄阳；（三）江浙区委，其中包括安徽省铁路沿线部分；（四）广东区委，其中包括广西、云南、福建和南洋；（五）北方区委，这个区委包括以下几省：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六）江西区委；（七）河南区委；（八）陕甘区委。有六个地委：（一）山东；（二）福建；（三）南满；（四）北满；（五）安徽；（六）四川。有四位通讯员，他们分别驻在莫斯科、海参崴、巴黎和日本。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计有二百八十万工会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受我们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有九百七十二万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广东的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受我们的领导。学生联合会将近四百二十

---

\* 总人数与各省人数之和不符。——译者。

个。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共青团领导的学生联合会  
有六十个。现有共青团员三万五千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  
会时，只有二千三百六十五人。

现在谈谈各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一）国民党左派统  
辖的地区有：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和甘肃等省。在这些  
地区，工农运动可以自由发展。（二）国民党右派统辖  
的地区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和四川等省。这些  
省份的群众运动已被扑灭，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  
(三) 奉系统辖的地区有北方、河南和山东等地区，以及  
南满和北满。这些地方的群众运动受到了镇压。我们的工  
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  
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  
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  
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中央的工作做得  
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出席第四次  
代表大会的同志批评了组织部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  
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  
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  
过。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  
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  
停顿下来了。职工委员会委员当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  
作职工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工作。农民委员  
会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委员划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没  
有做任何工作，而现在都聚集在武汉，开始了工作。他们  
已讨论了土地纲领。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

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按期出版，并且翻译了十多种书籍。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妇女委员会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数量，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职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连通告也没有发过。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象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如果只是由地委和区委领导一切工作，我们党的情况就会象朝鲜的党一样。现在，支部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工厂和学校里，支部并不是工作的中心，而只是召集会议和组织报告。因此，支部只是传达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命令的组织，而不是工作机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决定：应当加强中央，并把支部变为真正进行工作的组织。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提出这两个问题。宣传部这两年来的工作，不能称作宣传工作，实际上它是做了出版工作。而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不管怎样是按期出版的，其份数也在逐渐增加。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只有七千份，而从北伐开始，已增加到五万份。

《新青年》杂志出版了五期。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两年当中，我们翻译了以下十六种书籍：（一）

《共产主义 A B C》；（二）《民族问题和共产主义》；（三）布哈林：《农民问题》；（四）波格丹诺夫：《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五）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六）斯大林：《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七）《共产国际纲领》；（八）布哈林：《唯物史观》；（九）《苏共的团结》（两册，已出版，尚未翻译）；（十）《中国共产党五年来的政治主张》；（十一）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十二）《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十三）《不平等条约》；（十四）《中国关税问题》；（十五）《戴季陶主义和国民革命》；（十六）《论北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宣传部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工作，而不是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部没有工作计划，不给地方发通告，也不向中央报告工作。宣传材料出版得很少，而鼓动材料却很多。例如，在江苏、湖南、广东和浙江等省，我们出版了许多鼓动小册子，其数量由九万册增加到了四十万册，可是这些出版物散发得很不好。例如，我们有十万份号召书，人们读到的却不到五万份。从数量上看，鼓动材料很多，但利用得很不好。上海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书放在那里没有人读。材料和出版物的散发情况很不好，因此，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好。党内教育跟不上党的发展。今后，宣传部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使中央宣传部更加坚强有力；（二）要使地方宣传委员会与中央宣传部建立密切的联系；（三）扩大翻译工作；（四）改进书籍的散发工作；（五）关于党校问题。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

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五百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那里成立党校。我们必须出版一种党的日报，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版这种报纸。

现在谈谈中国的职工运动。虽然中央职工委员会并不强大，但某些地方对这项工作却很注意。成绩最好的是香港大罢工，其次，我们在上海、湖北和湖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湖南。缺点是中央职工委员会没有统一的领导，因此，全国的职工运动就没有统一计划和统一要求。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无论是在中央职工委员会里或在工会党团里，我们都应该有统一的领导。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我们有二十九万有组织的工人。到第二次大会时，有五十四万人。到去年五一节第三次大会时，有一百二十万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各地有组织的工人人数如下：江浙有一百三十万人，湖北有四十万人，湖南有三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一人，广州有五十二万人，北方地区有一万人，山东有五千人，江西有十三万人，海员有八万人。以上共计二百八十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一人。

今年，有组织的工人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职工运动也在逐渐开展和壮大起来。这是各地党组织加强工作的结果。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工会工作计划。

这是我们代表大会的首要任务。我们的同志早在党成立以前就做过职工运动的工作。我们的职工运动的历史已有五年了。

### 农 民 运 动

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早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两年。根据现有的统计，有组织的农民的数量如下：湖南有五百二十万零四千一百一十二人，湖北有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人，江浙有二十三万人，广东有一百二十万人，北方地区有二万人，江西有三十万人，河南有一百万人，陕甘有十一万六千人，安徽有八千三百人，四川有三万七千人。以上共计九百八十二万九千四百一十二人。有组织的农民的总数比工人多。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 青 年 运 动

在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共青团员比党员多，而现在党员却比共青团员多了。青年一代组织起来的比老一辈少。这是因为：第一，共青团中央不是很强大的；第二，我们抽调了很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做党的工作，从而使共青团的干部减少了。现在共青团里并不都是青年人。就是一部分少年先锋队队员也已超龄了。因此，共青团应该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共青团必须青年化，少年先锋队也应如此。假如共青团员都是青年人，党就不可能从他们当中抽调工

作人员。但是，党过去确实是很少注意共青团。这是党的过错。党和共青团都怕对方从自己这里抽调工作人员。

(李 玲译)

## 注 释

① 上文说北京扩大会决议曾提出了“准备退出国民党”，这里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谈得十分清楚”。这些说法与扩大会的决议都是不相符的。十月扩大会决议既没有“准备退出国民党”，也不存在论述“不清楚”的问题。十月扩大会有两个决议谈到了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一、《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的第七节即最后一节“中国共产党之职任”(五)在分析指出了国民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代表，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促成了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和提出了阶级妥协口号等等之后，明确写道：“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另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这一联盟。”

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分析了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的出现和国民党从一九二四年改组以来内部的分化，指出了戴季陶的小册子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思想政治理论上的形成等等之后说：“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又说：“具体说来，应该：

(一)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及组织之独立与扩大，尤其是在广东；

(二) 工农群众之获得；

(三) 非必要时，我们的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四) 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积极的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不可有意的避开他们，让他们立在消极的旁观地方；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

② 此处的数字，如是指农民协会会员，则可能有误。因为截至一

九二七年六月的统计，湖南农协会员只有四百五十多万人，全国合计才九百一十五万多人。

③ 上面一段关于“首都革命”的分析应当说是对的。但这句话却和当时的情况有出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的党、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一开始就说：“数月以来，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并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强调指出并号召：“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

十二月二日，党中央又发出六十六号通告，认为“目下各地民众的示威运动非常重要。北京的民众示威各地即须响应，吾校〔党〕各地分校接到本校〔党〕及少校（即青年团——编者）合发之告民众书（即《为郭松龄倒戈告民众书》——编者），应即翻印广布；同时即应努力召集群众大会，做打倒段政府的示威运动并即发散各项文电”。之后列举了（一）通电攻击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应即解散；（二）致电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质问其政治立场，促其推倒段政府；（三）致电郭松龄，促其站在人民方面，勿作日本之傀儡，勿拥护亲日卖国的段政府，……”

④ 这种关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的说法和下面的论述，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也同下面所说的“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自相矛盾。

# 陈潭秋在庆祝党的十五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三六年七月)①

同志们！

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最快乐的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在十五年来的艰苦奋斗中，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光荣地位，它已经是共产国际除联共（布）外最优秀的支部。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我党光荣的十五周年纪念，这是值得我们非常荣幸的。

代表团因为我是参加过党的成立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要我作关于党十五周年纪念的报告。这使我非常惭愧！我虽然是一个老的党员，在党中受过十五年的教育，可是我自己的进步和发展是非常微弱的。这十五年来我虽然没有脱离过党的工作（除在监狱时期），可是在工

---

\* 此件原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原件是手写稿，既没有题目，也没有署名。文中谈到：“代表团因为我是参加过党的成立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要我作关于党十五周年纪念的报告”，据考证，当时陈潭秋正在莫斯科，曾作《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一文，发表于《共产国际》月刊中文版六月号。据此我们判定本文是陈潭秋的讲话提纲。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中犯过不少的错误。自然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进步的，我始终是在跟着党前进，我的错误，一经党指出后即能改正。不然的话，党早已不允许我站在布尔什维克的战线上了。今天也就没有资格出席这样光荣的纪念会来作报告了。

同志们！十五年不是很短的期间，党在这十五年中领导中国革命所做出的成绩是非常之多的。如果要作党史的详细的叙述，不但是时间上不可能，而且超出我今天的能力范围。关于党的历史的概略，已有王明同志所写的《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米夫同志<sup>②</sup>最近写的《奋斗的十五年》，以及康生同志最近写的《十五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及其他的一些参考材料。同志们看了这些小册子和文章，可以了解我们党的奋斗的历史的大概。我今天要向同志们讲的，只是关于党在每一个时期的革命政策和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个别问题，而是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袖和党之所以能够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关键。因为党的基本任务，需要有正确的革命政策逐步的去实现，而两条战线的斗争，则是正确执行革命政策的保证。关于这一点，在我党十五年来的奋斗历史中，得到了完全的证明。

### （一）现在我首先要讲到党的产生及在初期的斗争情形

#### 党的产生的条件：

1. 欧战中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发展的机会，因此发展和壮大了中国无产阶级——党的基础。
2. 五四反帝国主义运动——民族压迫。

3. 封建军阀政治的日渐腐化——不断的军阀战争  
——社会压迫。

4. 十月革命的影响。

党的组成：

党组织的胚胎——共产主义小组——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

沪、京、粤、湘、鄂、济、日、法。

党的第一次大会——一九二一年七、八月于上海。

党的斗争与工作：

第一次大会前后的斗争——统一党的思想，确定党的基本任务，奠定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反公开[合法]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

党的工作——职工运动——铁路，海员，矿山，纱厂；

二七，香港，唐山，安源，上海，青岛，武汉，粤汉，京奉。

——学生运动。

党在初期的成绩：

1. 奠定了布尔什维克的党的基础；
2. 创造和领导了全国职运；
3. 进步思想的中心领导。

(二) 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

1. 党的二次大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为其支部，国际提出列宁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

当时政治形势——帝、国。

2. 三次大会正式决定加入国民党。

3. 三、四次大会前后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两条战线斗争。

4. 革命运动的发展

群众组织的蓬勃

工人斗争的高潮

大革命的爆发

北伐的胜利

党的发展——由几百人发展到数万人——群众的政党——党的威信的提高。

5. 革命紧急关头的机会主义——违背列宁关于联合战线的指示。

6. 五次大会与八七会议反机会主义斗争。

(三) 革命暂时失败后的政策——恢复和整理组织，收集力量保存力量，武装暴动变为宣传口号，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1. 八七会议后的盲动主义的领导——暴动失败后还继续组织暴动，滥用革命力量。

2. 六次大会的两条战线斗争及其教训——决定正确政治路线，指出革命发展不平衡，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道路。

3. 革命新高涨前的立三路线——违背六次大会所决定的路线。

4. 三中、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斗争的教训——四中全会决定的苏维埃运动的政策。

(四) 革命新高涨中苏维埃运动的政策——三位一体

的任务：红军、苏维埃、工人斗争与反帝斗争

1. 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发展。
2. 九一八后统一战线执行的不充分——关门主义的错误。

#### （五）目前民族严重危机中的新政策——全民反日统一战线

1. 新政策取得各阶层广大民众的同情。
2. 统一战线虽尚未具体实现，然而党的威信更大大大提高。
3. 正确执行新政策，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我们应当用尽一切的努力求得新政策的实现。新政策虽好，如果不求其实现，还是等于白说。

同志们！

我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布尔什维克化，我以为是党在每一个革命时期能够努力灵活的执行正确的革命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共产国际给予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指示。虽然有时领导机关违背了这种政策，而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及我们一些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同志能够及时地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武器来克服下去，使党始终在布尔什维克道路上前进。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党的光荣的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应当热烈的感谢斯大林同志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感谢坚决执行布尔什维克革命政策的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为执行革命政策而奋斗的伟绩。

同志们！

我党在十五年的艰苦斗争中，确实得到了上述这些伟大的胜利。可是我们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联共(布)在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而我们已经得到的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全部事业上还只是局部的初步的胜利。因为我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全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领袖。党的胜利与全民族全国人民的胜利是分不开的。现在中国正处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日寇正在积极的进行吞灭全中国，民族的命运悬于一发，全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是更艰难更巨大和更加紧迫了，需要我们用最大的努力，百倍的艰苦奋斗，才能完成的。我们在这里应当更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深刻的研究党的斗争历史和目前新政策，准备着调送回国去作实际的战斗。

### 注 释

① 原文没有时间，年月是编者加的。纪念会的时间，据判断，当在七月三十一日或八月七日前后。

② 米夫是苏联人，党的五次大会时即曾来过中国。五次大会后在中国留了一段时间，并参加过党的六次大会。曾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一九三一年一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王明上台问题上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 陆定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团结问题和路线问题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

同志们！我对于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报告，完全赞成。在这里我讲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团结问题；第二，关于路线问题。

### 第一，团结问题

我觉得这次七次代表大会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我们党真正地在毛主席领导下面，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了！这个团结，是在路线上团结起来的。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都有很好的反省，承认他们的错误，并力求改正。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都同意这个路线，没有一个反对这个路线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稀奇。我过去痛苦经验很多，对这件事很感动，因为这是我们党从来没有的事。从一九二七年五次大会起，我党关于路线就有争论，到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止，前后一共十五年；到今天一共十八年。这次我们总算把这十多年的争论作了一个总结，大家也一

致了。在五次大会时，毛主席的路线、主张，曾被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所排斥，但大会上仍有争论。这个争论的性质，就是有人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主张中国革命应该以农民为主要的同盟军。在五次大会上，这个争论没有解决，被陈独秀阻止了。以后大革命失败，到六次大会时，我们党几乎发生了分裂，中国同志没有人能去作政治报告。幸亏有共产国际主持，使我们党免于分裂；那时情况很严重，一直到大会以后，这个争论从没有完毕。

在这十五年过程中，我们党内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错误路线统治的时间很短，共有五年半；但另一方面，我们党内的争论是一直没有停止的。这个争论就是关于路线的争论。这十多年来，党内生活是很不太平的，风浪险恶，甚至很多同志在这里边牺牲了。大家知道，原因就是因为错误路线的领导，宗派主义，加上错误的肃反政策，牺牲了很多同志，流了很多血。那时党内生活是很不太平，很不安宁的。今天这个情况就不同了。

我想说一说多年来党内生活不太平、路线上争论一直不断的意义。这是一个什么意义呢？客观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客观的意义恐怕是这样的：就是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从一九二一年到了中国，形成了我们的党，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我们党就转到了很伟大的斗争中间去。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时间很短，没有给我们很多准备的时间，我们的准备不够，这时碰到了很多的实际问题，就发生了分歧。这是些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革命的具体的战略策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

生的分歧，现在把它算起来，可以说有好多种主张，不止两种主张。要解决这个争论，就要有一整套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马列主义的战略策略。这必须是一整套的，而不是不完备的。如果是不完备的，就没有办法使这个路线取得党内全体赞成。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曾想办法去找，找过来，找过去，经过了很大的困难。比唐僧取经还困难。唐僧取经，没有死人；我们却伤了这样多的人。结果，现在我们找到了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马列主义的整套的战略策略，找到了它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同志。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可以说，今天我们党已经成熟了，已经由青年成熟到了成年。对于中国客观情况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掌握了。因此，我们就有了胜利的保证。所以，我感觉十多年来来的牺牲奋斗，并不是白白过去，并不是冤枉的。我们找到了我们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形成了我们整套的战略策略。我们把马列主义大大发展了，这是值得庆幸的，值得非常高兴的。有了我们这样一个党，中国革命是一定能够胜利的，什么反动派，我们都怕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教训，这个教训太大了，所付的代价太大了。在全党范围内来讲，在十五年的路线斗争里面，你提出一个路线，我提出一个路线，经过许多争论和长期考验，才找到一个正确的领导。在今天，正确的领导有了，以后，就要全党团结起来，把这个用很大的代价换来的果实——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整个的思想、路线巩固起来，要把全党团结在这个领导下边，团结得更加巩固，更加好。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我们党是空前团结的，

但还没有完全团结。今天我们第一个任务，最大的任务是在什么地方呢？不在于争论什么政治路线，而是在于巩固这个用很大的代价流血争取来的全党在正确政治路线下的团结。所以，我认为团结问题是顶大的问题。我们不能拿旧的观点来看这个团结。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呢？不是。这是一个全党的问题，每一个同志都有这个任务。在这全党同志中间，哪些同志应该负第一等责任呢？我说，向来拥护毛主席的人有第一等责任。赞成毛主席路线的，特别向来是正确的、没有犯错误或犯错误少的同志，有最大的责任。错误的包袱，背起来好不好？当然不大好。但这个错误的包袱，比起“正确”的包袱来要好背些。背了错误包袱的人就会注意，说我错了，要谨慎，样样小心，不要骄傲，样样留心，那么就会进步。如果过去正确，现在却把“正确”变成包袱，背将起来，不求进步，他就会说：“老子是天下第一！”昨天陈云同志讲了，在这点上就要跌跤。这个包袱千万背不得。我想，功劳多一点，错误少一点，一贯拥护毛主席的比较正确的同志，他的责任要提到头一等。千万不要把“正确”变成包袱，放在肩上。我特别强调这样一点。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拥护毛主席。真正拥护毛主席，不是喊几个口号；口号要喊，但光喊几个口号是不行的。

怎样来搞呢？就是我们大多数同志，全党同志，要拥护毛主席，应该首先自己以身作则，打冲锋。打什么冲锋呢？就是打开窗子，听人家的批评，虚心接受人家的批评，多听一听，多透一透气，来反省反省自己。毛主席在口头报告里讲了，他说：我们有的是万岁，有的是九千岁，有

的是八千岁。缺点有大的，有小的，甚至有很大的。不要以为党的路线的胜利，毛主席路线的胜利，就是我自己的胜利，背起这个包袱来。尤其是位置比较高的同志，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这样，才是真正拥护毛主席。自己把自己搞清楚，自己给自己洗一洗脸，经常不断地打开窗户，透一透空气，经常兢兢业业反省自己，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团结起来。

我们更应该把毛主席的路线、思想在党的领导下巩固起来。这要采取什么办法呢？就要采取教育办法，组织办法。我觉得，我们党受机会主义的毒素是相当多、相当深的。最近几年来，已经慢慢去掉了。但这次我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请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对？我觉得要把毛主席的路线、思想在党的领导下巩固起来，那么我们要一个怎样的党呢？我想要提出的，就是毛主席指出那样的党；他指出的东西，同机会主义指出的东西是不同的。在党内生活上，工作作风上，毛主席和他们都不同。毛主席的领导是根据什么来的？他是一切依靠人民。他自己不把自己当作圣人，当作了不起的人物。他总是说，你要对老百姓讲话，先要听老百姓讲；你讲一句先听老百姓讲十句，要我们处处以老百姓为师。毛主席告诉我们：这个领导作风，就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是群众，我们的基础是群众，我们的先生也是群众。毛主席是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创造性，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在党内问题上，他也是依靠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他再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他也把每一件事放在发动广大党

员的积极性上面，使得我们的党象生龙活虎一样。这个办法就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一套办法不同。主观主义的办法是什么样的呢？对于老百姓是独霸，我是百分之百或者是百分之好多的布尔什维克，你们什么都不懂。在党内也是独霸，我是布尔什维克，你是机会主义。处处是独霸，对老百姓看不起，对一切党员看不起。在党内生活上面，在教育上就是教条，拿教条来吓人，来压倒人家。在组织上是集中，没有民主，“民主集中制”被杀了头，把“民主”杀掉了。民主是很重要的，但是把它杀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毛主席的路线、思想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仅仅喊“毛主席万岁”行不行？不行。也不是引两句毛主席的话，下面再讲几句自己的话，这样很有可能又走到教条主义上去。我们要依靠广大党员，依靠广大群众的能力，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聪明，他们的智慧。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有变化。这个变化有了没有？已经有了，已经开始做了。在中央领导下，十年以来，我们已经很显然看到了这个变化。我提出在我们这次大会上要使它成为我们的法律，成为我们党内的规矩，谁都不许违反。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党，不要建立那样的党。建立了这样的党，将来就会少犯错误。这才是真正实行毛主席的路线，使得毛主席的思想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

关于党内教育问题，应该改革老一套。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已经讲过很多了，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上也讲过了。前几天洛甫同志在大会上也讲过了，说我们过去对毛主席的思想宣传不够。我们应该承认，是不够的，是很

不够的。以后我们怎样做呢？我看第一个问题是确定方针。够不够，怎样才够，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二位。头一个问题是怎样来确定方针。我觉得宣传毛主席的思想，可以有两种宣传方法：一种宣传方法就是一般的宣传，象博古同志所翻译的四本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里面所讲的关于质与量，斯大林发展了什么，列宁发展了什么；关于否定之否定，列宁发展了什么，斯大林发展了什么；这些就叫做一般的原则。这要不要宣传呢？要宣传的。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够不够？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我们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大家应该动员起来，做这个工作。但是，是不是以这个为主要的工作呢？是不是光做这个呢？我有这样的看法：一般原则的宣传，我们要做，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还要努力做。但是光只这个还不行。主要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在具体问题上面，怎样具体宣传，具体教育，拿具体例子来告诉我们的全体党员，怎样老老实实，怎样实事求是；怎样从群众中来，怎样到群众中去。我们要宣传这些东西。具体宣传和一般宣传，在我们党内是有很长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我稍微多讲一点。我曾经参加过办《中国青年》，我觉得恽代英同志办《中国青年》，其内容，主要是具体宣传；就是群众中发生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我们帮助他们解决，把群众斗争中的例子拿出来，告诉他们，以便他们从那里面学到经验，他的宣传就是这样的。因此，《中国青年》在那时的秘密环境下，竟可以销到五万份。但是到了后来，我们的宣传方法慢慢改变了，改变得怎样呢？改变到只注意一般原则的

宣传，把具体宣传这一部分就忽略了。我们有些宣传家，在自己脑子里有一套，就想把这一套灌输给别人；例如：开头就是讲什么是阶级，什么是社会，还有什么是国家，……从这些东西讲起。有几本书这样讲，是好的。但是所有的书，所有的文章，统统讲那样一套；最后，整风前的延安各学校、各刊物，发展到登峰造极，开口马克思怎样讲，闭口列宁怎样讲，一搬就是一大堆。那样的宣传方法，到了后来，写的东西除他自己看以外，谁也不看。一般的宣传要不要？要。我们做得够不够？不够。但是我们教育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我有这样的意见，不晓得对不对，中心点还是应该放到具体宣传上面去。一个合作社是怎样成功的？是怎样失败的？一个变工队是怎样成功的？是怎样失败的？从这里得出经验教训，得出理论。这就是真正宣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有很多成千成万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得好？怎样解决得不好？我们把它搞出来，使每一个同志知道，使大家来学习。这以外，再辅以一般的宣传。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个办法，可以试试办两个刊物：一个是一般宣传的刊物，它只能销几百份、几十份；一个是具体宣传的刊物，就能销几万份、几十万份。前者是一个小指头要看，后者是四个指头要看，是广大人民、广大党员要看。一个指头重要，而这四个指头是更重要的。因为广大群众需要看它。一般的宣传也需要，但是我们最缺乏的、最重要的，应该说是在具体教育方面。假如我们把它倒过来，就会轻重倒置，犯错误。

在组织问题上面，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对民主不能杀头。集中也是要的，也不要腰斩。我们一定

要发扬民主。民主这个东西如果缺乏，我们就闭塞，就盲从。我觉得闭塞、盲从在我们党内好多年 来影响是相当深的，喜欢闭塞、盲从，思想不开展。甚至有同志以为，好党员就不想事，一想事就提意见，提意见的就是调皮捣蛋，那就糟糕。他们顶好不想事，你说东就东，你说西就是西，你说站起来就站起来，你说坐下去就坐下去。说这样的党员是好党员，这就是闭塞。这种现象，会使我们党灭亡。我们不能这样。如果闭塞、盲从，那就不会自觉，自觉性就少了，创造性也就少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党内秘密问题。党内秘密要不要，绝对需要。但是我感觉到，过去对这个东西强调过火，是有害的。主观主义的领导，常常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武器来吓人。我记得在立三路线时，在上海开始成立行动委员会，要合併青年团、职工会。我回来以后，青年团的中央书记告诉我：现在成立行动委员会，要暴动。我当时不赞成。我为什么不赞成？当然并不是有怎样了不起的调查，而只是看到那时工人没有组织起来。那时，上海的赤色工会只有六百会员。他们说：“你不对，这里有秘密”；说镇江有好多兵士组织起来了，还有江阴、南京的兵运工作，各地兵士暴动很有把握。兵士暴动一起，工人一定会起来，毫无问题。结果我还是不赞成。为什么还是不赞成？因为我认为工人还是没有组织起来。他们说兵士运动是党内的秘密，不能说。兵士运动当然应该秘密的，但他们则以秘密来吓人，想由此来通过那办不通的暴动计划。后来我对于组织行动委员会进行全国暴动还是反对。立

三同志说要找我谈话，我也很想同他谈一谈，但是在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的二、三个月中，直到三中全会，立三没有找我谈。那时拿秘密来吓人。在抗战时期，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十二月会议。凭天理良心说，十二月会议奇怪不奇怪呢？老实说是有点奇怪的。共同领导，共同什么，一切什么、一切什么的（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象我这样蹩脚的干部，总算经过了几次革命，也做过一些工作，对这总觉得有些疑问。但那时有这样的想法，以为中央这样决定，里面一定还有什么道理，没有问题，我服从就是了。结果错误了，这我还是要负责。这在组织上也还有一个原因，使得我有些闭塞，有些盲从。一直到百团大战，还有这样的情形。我在前方做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对百团大战没有讨论过。同左权同志到一二九师，他拿出地图说要打正太路，那时我才知道这件事，但不敢问，因为十多年来对党的秘密我是不敢问的。应该知道的就知道，不应该知道的，就不要知道；那个事要我做，我就做。党的秘密要不要？是要的，特别是组织上的秘密。但政治上的秘密应该是很少很少的。我们是共产党员，都是政治家，都要懂得政治才行。政治还有什么秘密，难得有一些。但是过去被党的秘密束缚住了，一提就是党的秘密，弄得大家战战兢兢。我还算是比较高的干部，都是这样，党内较小的干部，情形可以想见。结果就有闭塞，大家不敢想事，不敢讲话，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的意见讲错。这种现象是很多的，很普遍的。这是一个问题，我把它提出来讲一讲。

还有纪律。纪律也成为一个武器。主观主义执行纪律是坚决的处罚。不晓得好多同志在内战时期受了处罚，没有受过处罚的，就没有几个。他们对执行纪律是极端积极，极端努力，并且过分强调纪律，强调的相当高。我想这个东西到毛主席手里才改变过来了，在讨论历史问题时，要象过去主观主义那样讲纪律，那还得了。但毛主席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样就很好，这样才是真正的纪律。光处罚算什么纪律？不算纪律，是称王称霸的办法，武断的办法，压迫的办法。这件事是不是应该研究？我把它提出，请大会批评指导。

我们的党内秘密要不要？要。但要有限度。主要是党的组织上的秘密，政治上的秘密就应该很少，应该使党员对政治多了解，使他们相当清楚了解，使党员有一个信心，讨论起问题来的时候，他应该知道的材料都知道了，这样使我们的党员敢讲话，那样就不会盲从，就不会闭塞。纪律要适当，不要过火。

还有奖励和处罚。过去，特别是在教条主义领导下面的时候，大概在党内处罚多得很，奖励的甚少甚少。既有处罚，就应该有奖励。只有处罚，没有奖励，是不合乎辩证法的。两个东西都应该有。在奖励这方面，我们的办法很少。这个问题，恐怕做组织工作的同志要注意。我提出来，请大家考虑。

我觉得毛主席在口头报告里面，解决了历史上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讲了党性与个性的问题。如果我对他的理解不错的话，我觉得，他讲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

们要“加强党性，承认个性”。党性是什么？党性是共同性。个性是什么？个性是差别性。加强党性，承认个性。关于个性这件事，过去很多同志了解错了。如果说，这个人的个性很强，那就等于说他党性很弱。（笑声）党性与个性，是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党性有多有少，个性每个人都有。我觉得毛主席这段话，在原则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解决了一个团结的理论基础问题。如果没有这点，团结就相当困难。过去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都强调党性，抹杀个性。“党性”这两个字，以前是没有的，它是从苏联来的，是在四中全会前后才看到的。他们强调党性，把个性抹杀了。其结果怎样呢？其结果，他们说，我是党性，你们要都照我这样来。其实还不是个性？！（笑声）照小资产阶级的个性来改造党，名字叫做“党性”，实际上不是党性，实际上党性很差。那是不对的。以后在延安有自由主义，那时王实味强调个性，反对党性。他们不要党性。他们说，党性没有，只有个性。这是发展了个性，降低了党性。毛主席在那时提出了整风运动，生产运动。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整风是为的增强党性，生产是为的承认个性；不生产，就饿死了，还有什么个性？我们不但要生产，而且要整风，这样，党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加强党性，承认个性，这个原则用到我们党内来，就是承认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是否认了个性。党性和个性要联系一致。加强党性，承认个性，在党内才有民主集中制。因此，增强党性，承认个性，在我们党内是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它也是“治病救人”的理论基础。

我们对有病的人要负责，不是打击他，或者对他的病马马虎虎。如果是这样，就不能治病，或者不能救人。他有病，我没有病，就是差别；但都是党员，这是共同性。有了加强党性，承认个性，“残酷斗争”，惩死人，就没有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才能进步。党性是要发展的，现在我们的党性还不够，需要加强。有的同志是百分之九十九，还差一点，还需要加强；有的同志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那更要大大的加强。但不论谁多谁少，大家都是党员，只能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不许互相排挤。这样，我们就能够团结，能够进步了。所以我感觉这一个精神，以后在我们党的组织工作里面，党内生活里面，要把它贯彻下去。这是达到我们党内团结的理论基础。这个问题，在过去没有哪个人解决过，现在我们在理论上解决了，这是这次大会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想巩固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在我们党内的领导，是会有困难的。

另一方面，我们党的组织路线，党内生活方针，应该加强党性，承认个性，那倒不是说，你既然承认了个性，老子就个性一番。个性也可以分析的。我们要分析一下，个性有对人民大众有利的，有对人民大众有害的，也有没有什么利益、没有什么害处的。把那不利的去掉，这就要学习，修养，使我们的个性与党性能够一致。不要认为党承认有个性，就发展个人主义，这是很危险的。

以上是我讲党的教育、党的团结问题。这都是关于党的问题。我的目的，是在使我们党变成一个蓬蓬勃勃有生

气的党。全党动员起来，并且经过我们全党的团结，全党的动员，来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壮大我们的力量。这样的方针，就是巩固了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在我们党内领导的地位。没有这个，我们只是喊一喊毛主席万岁，是不行的，是不巩固的。

以上是头一个问题，关于团结问题，我就是这样一点意见。

## 第二， 路线问题

就华北来讲(我是在华北工作的)，在抗战时期，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没有？我说，一般的是执行了。假如没有执行，华北抗战就不会象这样好。这道理很简单。但是在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有时犯了很大的错误。最严重的有两次：一次就是十二月会议以后，一次就是百团大战。这两个时期犯了比较大的错误。中央对于华北工作的估计，只说华北是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只说犯了些原则性的错误，不说有路线错误。上级对下级采取宽的态度，这是新的作风，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华北工作的同志，自己就要很深刻的反省一下，严重的程度是相当厉害的。我们华北同志这样讲的目的，是为了深刻的反省，中央的方针是为了治病救人。同志们都要深刻的反省。华北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两个时期犯了错误。不过这只是两个短时期——十二月会议以后时期和百团大战时期。我这样讲，正确不正确？这样看法对不对？大家可以批驳。我在这里

只讲一个问题，因为整个华北的问题一言难尽，讲不完，只讲一个百团大战时期。

在百团大战中，我们的同志牺牲奋斗，有很大的功劳，打的很凶，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战役战术上取得了些胜利，把正太路毁掉，碉堡也打掉，还有许多我不讲了，那都是有成绩，有功劳，有好处。但在战略上讲，那时百团大战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是反对东方慕尼黑，那是陪衬的，不是主要的。那时主要是敌人打来了，敌人很大的兵力集中华北，要全力来打我们，情况很严重，根据地有失掉的危险，主力有不能存在的危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就要想办法，找出路。

在华北的办法怎样呢？就是主要的依靠军队的力量来打百团大战，来毁灭正太路，这样来打开出路。那时我们打的很起劲，很高兴。大家鼓的劲很大。当时的情况怎样呢？是很困难的。强敌压境，我们则倚靠军队，因此，就向老百姓要人，要钱，要粮，老百姓对于我们的态度非常不好。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日本人一来，就不见你们了，要粮、要款就来了。他们很不高兴，军民关系非常恶劣，军政关系也很恶劣。正规军是一定需要的，没有正规军，这个地方就不能保卫。但当时的问题是：在军民发生矛盾时，主要的应当依靠什么？那时华北主要的是依靠军队的力量。要不要依靠军队的力量？还是要依靠，没有一个人说不要依靠军队的力量。但是主要的依靠军队的力量来挽救这个危机，那就错了。发生这个思想的动机好不好呢？是好的。他的结果好不好呢？是不好的。但我们在华

北的人，当时不了解这个问题。同志们在百团大战打完了以后，很高兴，很起劲。我们说有很大的胜利，我也写了文章，大大鼓吹一番。我回到了延安，因为这个胜利，把困难忘记了，以为是胜利了。毛主席问我：“你们那里还能支持两年吗？”我一时觉得很奇怪，怎么问我还能支持两年呢？以后想了想，才慢慢醒转来。

再有，我们中央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央处理这个问题，对我是个很大的教育。中央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毛主席首先就提出精兵简政。那时在前方，是依靠正规军打，而正规军要壮大起来，就要向老百姓要人，要钱，要公粮，军民关系就会更坏下去。但毛主席提出了要精兵简政，正规军不要那样多，要减少点。那时毛主席写了一篇社论说：精兵简政非常重要，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西游记》里面的孙猴子和牛魔王打仗，孙猴子打不过牛魔王，就变成小虫，钻到牛魔王肚子里，把它打败了。这篇社论出来之后，我还是不懂，我认为这是一个神话，怎么和华北有关系呢？以后十大政策也出来了，有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三三制，……等等。从这里才看得清楚，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对我们的困难怎样解决的呢？同我们华北的分别在哪里呢？主要就在他是依靠人民的，在军民关系发生矛盾时，有胆量、有决心把军队牺牲一点，把群众搞起来。主要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减少他们的负担；然后，开展生产运动，增加他们的粮食；拥政爱民，给老百姓陪不是；统一领导，不许军队称王称霸。在这个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上，再做三三制，锄奸工作。一个是思想基础，一个是经济基础。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是物质基础；整风运动，拥政爱民是思想基础。在这两个基础上去做其他的工作，如发展民兵，锄奸，三三制，……等。贯彻在十大政策里面的是什么思想呢？就是困难来了，主要的依靠人民来解决。正规军是人民的一部分，与老百姓发生了矛盾怎么样呢？硬是要军队吃点亏，先把人民搞好。华北那时候是硬打的方针。打不过怎么办？打不过，办法就很少。（笑声）我们在华北曾想过，假若情况真正严重，就准备象陈毅、项英同志在江西苏区那样，坚持它三年。那就很苦很苦了。毛主席的办法，就不是这个办法。他的办法对我的感动很大。以后结果怎样？大家看的清楚，后来华北的情况就转变了（一九四二年是转变的关头）。在我们报馆里，曾略为研究过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个从太行山过来的杨文同志，为什么一九四二年情况转变了，原因在哪里？他说，因为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根据地人民生活的上升。减租减息与精兵简政，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另外一件事，是敌占区人民生活下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在敌占区搜刮很厉害，敌占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受到很大损失。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也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民兵扩大了，民众愿意当民兵，愿意去打击敌人，包围敌人，反对维持敌人。敌占区的人民也欢迎我们到敌占区去，也就在这个基础上，武工队到处可以去了，壮大起来了。后来的生产运动，更加推动了这个转变。他讲了以后，我觉得颇有道理。这个问题很有味道，大家可以研

究研究看。杨文同志是在那里做实际工作的，对那里的情形很清楚，他调查研究过。

华北在严重的关头，是不是依靠了正规军？是依靠的，不依靠就不行。正规军是很大的力量。但不是完全依靠它，主要的还是依靠人民——农民。我们过去对农民是不是依靠呢？是依靠的；如果不依靠，就没有华北抗战的局面。那么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在依靠的不紧。在平时是依靠的，一到了严重的关头，对人民的力量就估计不够，发生脱离群众。以后，应该说，华北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十大政策也都执行了，而且有了创造。象武工队就是一个创造，这是好的，有功绩的。在十大政策出来以后，华北局面转变了。

现在我要特别提出民兵问题来说一说。以前的时候，脑子里对民兵不相信。从前想农民是伟大的，有很大的力量，很重要，能做很多大事情。但是农民究竟有没有能力打仗？当时不相信农民有能力打仗，只觉得农民中有些猎户可能会打仗，别的哪会打仗？现在华北的民兵，到处组织起来，广泛的使用地雷，他们在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华北民兵的广泛发展，及其作用的巨大，史无前例，外国没有，中国过去也没有，在华北竟然组织起来了。这使我对于过去依靠群众不紧，对群众力量与智慧估计不够，更加感到深刻。现在民兵有了联防，有转向地方兵团的前途，这在将来我们扩军问题上，会有很大的作用，我们需要抓住这一件事，好好搞一搞。

在华北，我们对人民的力量依靠的不紧，原因在哪

里？就是对农民群众的力量、聪明，估计不够，这是右的错误。另外，在对农民群众的组织及领导他们的斗争上，又常犯“左”的错误。右的“左”的这两种错误合併起来，就使得我们依靠他们不紧，到了严重的关头，就不想依靠他们，至少就方向说，是离开人民战争的路线。我是这样感觉的。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就不同了，在困难的时候，就依靠农民，完全相信他们，而农民并不辜负他，的确给了他回答，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以为，整个华北在抗战时期的工作，不能以简单的一句话：“路线正确”或“路线不正确”来说完。将来讨论的时候，应该分开时间、地点来看，要仔细地反省这些情形，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清楚。

全华北犯的错误，应该使我们得到了教训。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掌握农民战争的路线，很不容易，要完全掌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这三个“的”，是不容易的。我们对农民的力量与智慧，要有充分的估计，不要右了；而在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斗争时，千万不要“左”了。毛主席在他的书面报告里讲：“要照顾他们的落后、分散和个体经济的特点。”照顾到了他们这些特点，那么农民的力量会发挥得很大很大。从生产方面来讲，从民兵方面来讲，从医药卫生方面来讲，都是一样的要照顾这些特点，不照顾就要失败。所以一定要照顾到农民的这些特点。

我是班门弄斧。根据我的学习，根据毛主席的报告及我所听到、所看到的，关于在组织农民与领导农民斗争

中，如何照顾这些特点的问题，归纳起来讲几点：

第一，组织形式要分散，要小；如果说要大，要集中，就要失败。

第二，在工作指导上，一定要尽量的不违农时。

第三，一切设施，比如民兵也好，办学校也好，……都要等待农民的切身经验，急了就会坏事，做不成功。

第四，要照顾到农民的经济利益，因为他是个体经济，很脆弱，经不起挫折，所以要处处照顾他，能帮助的就给予帮助。减租减息是十二分重要的工作。军队做爱民工作，就是帮助他们。

第五，要尊重地方干部。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把这一点更加发挥了，要组织以地方干部为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地方兵团，一直到最后产生地方干部领导的正规军。在将来，不论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有地方干部，并且要慢慢地帮助他，使他能领导这些工作。

这些是农民工作的特点。我只是把它归纳成这样几条，同志们看对不对？毛主席在这方面是我们的老师，他将很多问题都提出来了和解决了。我们中国广大农民斗争的持久与复杂性是全世界第一，毛主席把这些经验都总结起来了。这是我党的荣幸，这是我党的光荣。我们在这些方面，还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掌握和发展它。

# 附：陆定一同志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的信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日）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看了我在七大的发言，想了很久。现在稍加修改，送上。

在华北抗战中，怎样打法，有争论。一派主张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另一派主张运动战为主，当然也要进行游击战。所以，就有“游击运动战”，“运动游击战”等名词。第一派是毛泽东同志，第二派是林彪他们。这是讲思想。

整个战争的过程，是游击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是行动，是事实。

在整个抗日过程中，我们只打了两个硬仗。这对在全国提高我军威信是有好处的。一个是平型关，一个是百团大战。平型关一仗，使全军知道，运动战好是好，但损失太大。所以以后一个长时期，我军不打这种仗。以游击战为主了。

百团大战，我亲身经历。军队十分疲劳，损失大，老百姓很苦，对我军不满。

但只打了这两仗，不能说已经有路线错误。

如果这种仗打多了，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由于前述的思想上不一致，我是警惕的。

后来由于十大政策，问题才解决。

所以，“路线”两字，我还保留了一处。其余删了。

百团大战时，我曾想过，如果吸引日军更多来华北，情况将更困难。后来日军只以现有兵力来“扫荡”，没有从正面战场调兵华北。

但如果百团大战打得晚一些，敌人放胆攻正面，敌人兵力更分散些，对我们可能会更好。

百团大战没有事先报告中央，在前方也没有讨论过，考虑得更周密些。所以我有意见。

彭总的“自述”，讲了好处。对于未经讨论，没提。

敬礼

陆定一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

一九二七年“八七”紧急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规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规定了产生代表的办法、党员人数与代表的比例、代表的党龄和青年团中央应出席代表的人数。会议所提六次大会的议程是：

1. 国际代表报告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及策略。
2. 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
3. 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及策略。
4. 土地问题党纲。
5. 革命的工会之任务。
6. 党的组织任务。

7.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8. 选举中央委员会及出席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代表团。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又讨论了召开六次大会的问题。瞿秋白作了报告，提出在三至四月召开大会，地址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会议确定：参加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五十人；大会议程除十一月扩大会规定者外，又增加了一项“党纲问题”草案。会议要求中央在两周内起草好下列的讨论大纲：

1. C. Y. 问题由C. Y. 中央起草；
2. 党务组织由罗亦农起草；
3. 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
4. 土地问题由瞿秋白起草；
5. 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起草；
6. 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中央常委召开会议，任弼时传达了共产国际在三月间关于召开党的六次大会的决定，主要内容是：

1. 会议四月份召开。
2. 大会议程是：国际报告；中央委员会报告；长江局或湖北省委报告；C. Y. 报告；党纲问题；章程问题；工人运动；土地及农民运动。
3. 代表人数为一百至一百一十人。

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

加第六次代表大会。

这以后，大约从五月份开始，各地代表陆续起程，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六月中旬，多数代表陆续到达了莫斯科。

## 预备会议

### 六月十四、十五日

召开了政治谈话会。这个谈话会，实际上是大会的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二十一人。

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问题，党的工作路线问题，城市、农村工作及工人、农民运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进行了讨论。

此外，在六月十七日以前，斯大林对部分代表进行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的谈话。

### 六月十六日

大会筹备处发出通告，通知：代表大会日期已近，十七日下午召开预备会议，要求从速组织各代表团并选举出负责书记。还通知：各代表及参加会的同志均已编定号码，

以后大会发言及领取一切文件物品，均用号码，不用真实姓名。

### 六月十七日

下午二时，召开了各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研究了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处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和组成等问题。

晚上八时，召开了大会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代表、中央委员、特约代表、C. Y. 中央代表和指定参加者共六十人。会议由瞿秋白主持，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和名单。

## 正 式 会 议

### 六月十八日

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开幕。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一百四十二人。计：

江苏：十二人；广东：十五人；广西：一人；福建：三人；浙江：五人；江西：三人；湖南：八人；湖北：七人；四川：二人；云南：一人；陕西：一人；河南：二人；安徽：一人；山东：三人；顺直：九人；满洲：四人；奉天：一人；内蒙：一人；团中央：五人。

以上八十四人为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此外还有：中央委员四人，中央妇委二人，特约一人，列席及旁听代表五十一人（其中兼参加大会秘书处工作的三十六人）。

代表党员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

开幕大会的程序是：

1. 宣布开会。

2. 唱《国际歌》。

3. 通过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4. 悼念为革命牺牲的同志。

向忠发宣布大会开幕并致词，提议为革命死难烈士默哀三分钟。

5. 瞿秋白以五届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开会词。

6. 致祝词：

A、共产国际代表祝词；

B、意大利共产党代表祝词；

C、苏联共产党代表祝词；

D、少共国际代表致祝词；

E、少共中央代表关向应致祝词；

F、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致祝词。

大会通过主席团、秘书处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席团：

曾文甫 项 英 徐锡根 余茂怀 关向应 向忠发

王凤飞 李立三 王 灼 蔡和森 杨 殷 邓中夏

胡福田 周秀珠 毛简青 王藻文 苏兆征 周恩来  
瞿秋白 斯大林 布哈林。

秘书长：周恩来

副秘书长：黄平 罗章龙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周恩来 苏兆征 王仲一 杨殷 徐锡根 李子芬  
毛简青

主席：苏兆征。

大会在全体代表高唱《少年先锋歌》歌声中休会。

晚，大会主席团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十六人，讨论决定了如下事项：

(一) 大会议程：

1. 政治报告及讨论

    国际代表报告(布哈林) 一天

    中央委员会报告(瞿秋白) 一天

    讨论 四天

2. 组织问题报告及讨论 一天

    报告人：周恩来

3. 农民土地问题报告与讨论 一天半

    报告人：李立三

4. 国际党纲报告 布哈林 一天

5. 章程草案报告 邓中夏

6. 苏维埃问题报告 苏兆征

7. 各种委员会报告

    以上三项共一天

8. 军事问题报告及讨论 一天

    报告人：周恩来

9. 职工运动报告及讨论 一天半

    报告人：向忠发

10. 宣传问题报告 蔡和森

    妇女运动报告 周秀珠

    青年运动报告 关向应

    以上三项报告与讨论共一天

11. 通过决议案 二天

12. 选举 一天

## (二) 大会会场规则

1. 开会时间，每日(从六月十八日起)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四时；晚上九时至十二时各委员会开会。

2. 每次召开会议，以振铃为号，不得迟到五分钟。

3. 召开会议后，在已到会场的正式代表超过正式代表的半数时，主席即有权宣布进行议事日程。

4. 开会时，会场秩序由主席团值日主席维持；值日主席有权调节一切举止行动；主席团值日主席由主席团成员轮流担任。

5. 未经值日主席宣布散会，正式代表不得自由离席；如有特别理由，应得到主席团值日主席允许，方能离席。

## (三) 议事细则：

1. 大会逐日议事日程由主席团拟定宣布之。

2. 每次会议中如有议事日程以外的临时问题，应在该次会议议事日程进行完毕或得到主席团允许后，才能提出

讨论。

3. 每种问题讨论之开始，应在该项问题报告之后，由主席团征求同志发言，然后进行。

4. 愿发言的同志应用纸条签上自己的号码提交值日主席，到开始讨论时，由值日主席指定发言。

5. 发言时应站在主席台旁之发言台上。

6. 讲话时间正式报告与副报告由主席团预先决定。讨论的发言每人至多三次：A. 对于政治报告之讨论，第一次至多四十分钟，第二次十五分钟，第三次五分钟；B. 对于其它问题的发言，第一次二十分钟，第二次十五分钟，第三次五分钟。有特别需要时，得主席或大会许可后得延长之。

7. 发言者应先报告自己的号码。

8. 发言时如涉及讨论范围之外时，值日主席有权制止。

9. 讨论终结时，由报告人收集各方面意见做出结论，交各该问题委员会讨论后，向大会报告结果，并提出决议案由大会通过。

10. 表决以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之多数为标准。表决时，代表应举起表决票为号。

## 六月十九日

大会继续举行。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晚，大会主席团由向忠发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十三人，讨论通过了如下事项：

1.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苏兆征报告：

代表出席大会的，可分下面几种：（1）正式代表（由各省选出的）；（2）参加的（由中央指定的）；（3）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4）特约。

表决权问题：

各省正式代表（有表决权者）有表决权和发言权；中央委员、参加者，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会上，就广东、江苏有表决权的代表的人数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是：（1）维持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原定的广东十五票表决权的决定；（2）通过 C.Y. 提出的江苏应有十二票表决权的提议。

2. 各省代表团要求请留莫 学生参加大会 然后回国工作问题，会议决定：只允许湖南、湖北各调三人参加大会。同时决定：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都有发言权。

3. 关于改变开会时间问题，决定：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四时的大会时间不变；晚七时至十二时为各委员会开会时间。

六月二十日

瞿秋白代表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六月二十一日

关向应代表少共中央作报告。

向忠发作关于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情况的报告。

法国共产党代表恩列白倍致贺词。

大会开始政治报告的讨论。发言的有张国焘（特约代表）。

下午四时，主席团由苏兆征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十三人出席。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是：

1. 今天下午无会，各省应借这个空隙做书面报告，应即着人通知。
2. 关于国内给大会来信的讨论。
3. 报告各个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及各省参加人数。

各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 政治委员会：由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项英、王仲一、王藻文、李立三、余茂怀、关向应、罗章龙、向忠发、邓中夏、王若飞等四十八人组成。召集人：瞿秋白。

(2) 组织委员会：由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邓中夏、关向应、项英、王若飞、邓颖超、杨殷、王仲一、罗明、杨之华、胡锡奎等五十人组成。召集人：周恩来。

(3) 职工运动委员会：由苏兆征、瞿秋白、黄平、邓中夏、杨之华、关向应、李立三、邓颖超、任旭、王凤飞、罗明、孟坚、夏曦等七十二人组成。召集人：向忠发。

(4) 苏维埃运动委员会：由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李子芬、张昆弟、王若飞、向忠发、张国焘、蔡和森、项英、甘卓棠等五十人组成。召集人：苏兆征。

(5) 宣传委员会：由瞿秋白、王若飞、徐锡根、胡福田、蔡和森、温少泉、华少峰、胡大才、王茂廷、张国焘、刘坚予等三十四人组成。召集人：蔡和森。

(6) 青年委员会：由周恩来、苏兆征、关向应、华少峰、余茂怀、陈海清、王凤飞、胡福田、孟坚、张国焘、温裕成等二十六人组成。召集人：关向应。

(7) 妇女委员会：由邓颖超、蔡畅、周秀珠、杨殷、向忠发、苏兆征、杨之华、庄东晓、罗明、胡福田、夏曦等二十八人组成。召集人：周秀珠。

(8) 财政审查委员会：由项英、苏兆征、周恩来、向忠发、胡福田、毛简青、王茂廷、龚德元等十八人组成。召集人：项英。

(9) 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刘伯承、李立三、邓中夏、向忠发、黄平、项英、关向应、张国焘、胡福田、罗明、龚德元、夏曦等三十一人组成。召集人：周恩来。

(10) 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由王若飞、李立三、李鸣、周恩来、李子芬、项英、胡福田、邓颖超、杨之华、瞿秋白、华少峰、夏曦、张国焘、蔡和森等五十二人组成。召集人：李立三。

## 六月二十二日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发言的有蔡和森(顺直代表)；日本共产党代表致祝词；英国共产党代表白乃特致祝词；通过由瞿秋白起草、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法国共产

党代表大会的贺电；涂作潮（列席代表兼工作人员）；邓中夏（中央委员）；胡建三（列席代表兼工作人员）；甘卓棠（广东代表）。

## 六月二十三日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发言的有李立三（广东代表）；项英（江苏代表）；捷克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卡尔·克涅密赫致祝词；波斯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苏丹沙德致祝词；王灼（广东代表）；刘坚予（四川代表）；李子芬（团中央代表）。

主席团由王藻文主持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有十三人出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1. 大会时间改动问题。由于很多人要求在大会上发言，故决定每日增加一个小时的会议时间：上、下午各开三个半小时的会。

2. 留莫学生可以参加大会，也可以发言，并分配他们做些工作。

## 六月二十四日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发言的有余茂怀（湖北代表）；何资琛（湖南代表）；夏 曦（浙江代表），王茂廷（云南代表）；王藻文（顺直代表）。

主席团由周秀珠主持，召开了第五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十六人。会议讨论决定了如下问题：

1. 增加大会的讨论时间：因布哈林二十七日要作报

告，发言的还很多，决定二十五日晚和二十六日晚各增加一次大会。

2. 成立湖南问题委员会，以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夏 曦、向忠发、李子芬、王凤飞、霍锐镛及湖南代表团七人，共十五人组成。召集人：向忠发。

3. 成立湖北问题委员会，以项 英、向忠发、周恩来、罗章龙、苏兆徵、关向应及湖北代表团五人，共十一人组成。召集人：向忠发。

4. 成立南昌暴动委员会，以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夏 曦、邓中夏、蔡和森、余茂怀、瞿秋白、刘伯承及各省参加一人组成。召集人：余茂怀。

5. 关于开除彭述之的问题，由顺直负责同志起草文件交大会解决。

## 六月二十五日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发言的有唐宏经（满洲代表）、张世熙（江西代表）、李 鸣（河南代表）、龚德元（安徽代表）、罗 明（福建代表）、胡福田（广西代表）、徐锡根（江苏代表）、陈治平（江苏代表）、丁继盛（湖南代表）、陈海清（湖南代表）、周秀珠（广东代表）、王若飞（江苏代表）、章松寿（浙江代表）、夏 曦申 明、江慧芳（广东代表）、任 旭（湖北代表）。

## 六月二十六日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发言的有王仲一（顺直代

表)、向忠发(湖北代表)、王若飞申明、法荣廷(湖北代表)书面意见、华少峰(团中央代表)、关向应申明(团中央代表)、苏兆征(广东代表)、罗章龙(湖南代表)、王子清(顺直代表)、阮啸仙(广东代表)、项英申明、邓颖超(中央妇委)、曹更生(广东代表)。

下午二时，主席团由邓中夏主持召开了第六次会议，出席十七人，讨论决定：

1. 留莫学生发言问题：有时间他们可以发言；若没有时间可以不叫他们发言。
2. 发言时间，按规定的四十分钟，不准超过。
3. 已报名发言的二十一人，主席团应设法使他们讲完。

## 六月二十七日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发言的有美国共产党代表致祝词、叶开寅(湖北代表)、周恩来(五届中央委员)、任旭申明、王若飞申明、张昆弟(顺直代表)、苏兆征申明、潘家辰(列席代表兼工作人员)、霍锟镛(湖北代表)、余驾先(浙江代表)、黎国琼(广东代表)、刘义(湖南代表)、袁炳辉(广东代表)、王凤飞(江西代表)、梁亿才(广东代表)、胡炳琼(列席代表兼工作人员)、张任光(满洲代表)、杨宗义(顺直代表)、胡大才(列席代表兼工作人员)、郭寿华(列席代表兼工作人员)、梁鹏万(列席代表兼工作人员)。

主席团由王藻文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会议，十七人出

席。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如下事项：

1. 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时间，决定本日晚十时以前讨论结束；要求第二次发言者，可以到政治委员会中去讲。

2.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七月五日开幕，我们的大会五日结束不了，决定由秘书处起草致国际信，请求延长到七月十日开会。

3. 关于广州暴动委员会。

决定在政治委员会之下组织广州暴动委员会。参加人员名单如下：

周恩来、余茂怀、瞿秋白、向忠发、苏兆征、王凤飞、邓中夏、龚德元。广东全体代表参加，外省自愿参加。召集人：苏兆征。

## 六月二十八日

大会继续举行。

瞿秋白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 六月二十九日

大会继续举行。

布哈林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主席团由余茂怀主持，召开了第八次会议，出席的十八人。会议讨论决定了如下事项：

1. 关于中山大学校名改变问题，决定交共产国际解决。

## 2. 关于议程问题，决定：

六月三十日，组织报告及讨论；

七月一日：农民土地问题报告及讨论；

七月二日：职工运动报告及讨论；

国际党纲报告取消；

七月三日、四日准备各种决议案；

七月五日通过决议草案并结束大会。

### 六月三十日

周恩来作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之后进行讨论。发言的有：项英、涂作潮、瞿秋白（五届中央委员）、罗章龙、王若飞、张国焘（特约代表）、任旭、何资琛、王仲一、刘坚予、项英。

周恩来作关于组织报告讨论的结论。

C.Y. 中央给大会主席团信，介绍出席六次党代表大会的三个共青团员姜永和、朱秀春、郭金祥入党。

### 七月一日

李立三作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

二十九人提议，以六次代表大会的名义电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中央政治局完全接受国际第九次扩大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在国内切实制止盲动倾向，目前中心工作应是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反帝与城市、乡村群众运动的斗争。这二十九人是：

项英 罗章龙 孟坚 许奎璧 张国焘 何资琛

任 旭 刘 义 王茂廷 丁继盛 胡德荣 刘坚予  
毛简青 李 鸣 王藻文 白海峰 于治勋 蔡和森  
林玉珩 刘振德 张昆弟 陈海清 张任光 王子清  
唐宏经 李占泉 王福全 朱秀春 杨宗义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反对这一提议，提议不进行讨论。王若飞、夏曦反对米夫提议，支持二十九人提议；张国焘、瞿秋白等反对二十九人提议。经表决，大多数代表赞成提议给国内发出指示电，并决定把二十九人提议交政治委员会作为研究材料。

主席团由向忠发主持召开第九次会议，十五人出席，讨论决定了如下事项：

1. 出席六次大会的 C. Y. 代表，由 C. Y. 中央介绍入党。
2. 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尽必要的讨论，时间可以延长。
3. 组织报告讨论还有许多人未发言，决定今晚再开一次组织委员会让未发言者发言。

## 七月二日

继续举行大会。开始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发言的有：张世熙、王培五（列席代表兼工作人员）、阮啸仙、罗章龙、夏曦、任旭、瞿秋白、王茂廷、张金刃（陕西代表）、王子清、方维夏（列席代表兼工作人员）、张国焘、蔡和森、胡秉琼、胡大才、王若飞。

李立三作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讨论的结论。

## 七月三日

大会继续举行。

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刘伯承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 七月四日

上午，主席团由李立三主持，召开了第十次会议。十八人出席了会议，讨论决定了如下事项：

1. 政治委员会仍由原来的四十八人全体参加；召集人仍为瞿秋白。政治委员会会议待政治决议草案出来后再开。

2. 大会于七月九日闭幕。因此：职工运动今天报告，七月五日讨论，七月六日上午作结论。

本日晚组织委员会开会。

七月五日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开会。

七月六日晚政治委员会开会。

写信请斯大林来参加一次会议。

大会继续举行。向忠发、格勒尔分别作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

晚七时，蔡和森主持召开了第十一次主席团会议，出席会议的十九人，讨论决定了如下事项：

1. 成立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委员会，决定由项英、李立三、周恩来三人组成。

决定出席代表人数为二十三人。

2. 关于六届中央委员选举问题：

决议：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二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一人。

成立选举委员会，由七人组成：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征、项英、余茂怀和国际代表一人。

由选举委员会提出四十人至四十五人的候选名单，经大会主席团提交各代表团征求意见，然后由主席团归纳，再制定出名单交大会表决。

## 七月五日

继续举行大会。

开始讨论职工运动报告。发言的有：项英、李立三、祁松亭（湖北代表）、梁亿才、余茂怀、张昆弟、余茂怀补充发言。

## 七月六日

上午，主席团由李立三主持，召开了第十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十六人，讨论决定的事项如下：

1. 关于职工运动报告的讨论，每人发言限十五分钟；有特别不同意见者可延长到二十分钟，并可提前发言。大会上不能发言者，可以到委员会中去发言。

2. 通过参加国际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委员会提出的选举原则：

（1）工人同志占多数；（2）各省代表要多一点；（3）先回国工作的可不选；（4）在政治上有意见不同的。

决定通过选举委员会提出的二十三人名单，由大会致

信国际请求增加两名代表。

大会继续进行职工运动报告的讨论。发言的有：王仲一、罗章龙、邓中夏、王若飞、丁君羊（山东代表）、唐宏经、胡均鹤（团中央代表）。

胡均鹤发言以后，大会进行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选出正式代表二十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三人。

选举后继续发言的有：苏兆征、温裕成（江苏代表）、蔡和森、任 旭、刘 义、周秀珠、徐锡根、江慧芳、温少泉（江苏代表）。

至此，职工运动讨论结束。然后由瞿秋白讲话，国际代表格勒尔作结论，向忠发作职工运动讨论的结论。

## 七月七日、八日

七日，大会休会，各委员会开会。

八日，大会主席团召开了两次会议。

下午一时，项英主持召开了第十三次会议，十八人出席，讨论决定事项如下：

1. 大会于九日晚闭幕。
2. 组织问题决议草案已起草好，由大会推举几个文字修改人进行修改。
3. 湖北问题委员会召集人向忠发因会议时间冲突，决定改为杨殷。
4. 关于王藻文要求回国、不参加国际六次大会问题，交顺直代表团研究解决。

下午六时，王凤飞主持召开了第十四次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是：

1. 选举委员会介绍五十人的候选人名单，经过讨论并作了个别调整后，通过了五十一个人的候选名单。

2.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提议，决定各小委员会即日起停止工作，提交大会通过。

## 七月九日

早上，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出席的有十七人。会议由周秀珠主持，讨论决定的事项如下：

1. 据秘书处报告，有代表主张把政治决议草案直接提交大会，决定接受这个提议。

2. 通过下午大会议程如下：停止各小委员会工作问题；报告并通过中央委员会选举法；报告并通过政治决议案；报告并通过给国内指示电。

3. 开除彭述之问题，交新中央办理。

下午一时，大会继续举行。

1. 关于各小委员会停止工作问题，经过讨论后付表决，以四十一票对二十七票通过。

2. 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报告中央委员会选举法。大会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1) 大会主席团决定下届中央正式委员二十一人，候补十一人。

(2) 由主席团提出超过此数(五十人)的名单，交各代表团讨论之。

(3) 各代表团接到名单后，从名单中决定二十一个正式委员、十一个候补委员名单。

(4) 如在名单之外另提他人者也请写上，但要明白的注明正式或候补字样(总数仍为正式二十一，候补十一)。

(6) 主席团根据各代表团名单(正式二十一，候补十一)多数的意见，再拟一正式名单提交大会表决。

(7) 大会根据主席团提交大会的正式名单或名字(正式委员二十一人，候补委员十一人)付各代表投票选举。如各代表不同意某人，可改换其自己愿意选举的人，以不超过正式二十一人、候补十一人为原则。

3. 瞿秋白逐段宣读政治决议案草案，大会边进行讨论边作修改之后，全体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

当执行主席宣布《政治决议案》正式通过时，全场掌声如雷，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4. 在上述预定的议程完成以后，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现在有五个同志提议，请大会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并宣读提案全文。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

之后，瞿秋白宣布：现在还有几个决议和电报要通过。

5. 瞿秋白宣读主席团通过的对国内工作指示电稿。大会一致通过《对国内指示的电稿》。

6. 瞿秋白宣读关于党纲的决议草案，照原文通过《关于党纲的决议》。

7. 瞿秋白宣读关于民族问题决议草案，大会一致通过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大会在休息后继续进行下述议程：

8. 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案》。

9. 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

10. 李立三宣读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大会一致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

11. 大会通过了《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政治决议案起草第六次大会宣言于适当时期公布。”

## 七月十日

上午，召开了十六次主席团会和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会议由蔡和森主持，二十五人出席。会议主要讨论了选举中央委员的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在主席团原定的正式委员二十一人、候补委员十一人的基础上，各增加二人，即正式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会议最后通过了二十三人和十三人的正式候选名单。

上午并继续举行大会。值日主席宣布大会日程是：1. 讨论与通过组织决议案；2. 通过党章；3. 选举中央委员会。

之后进行多项议程。

1. 周恩来提议：大会通过组织决议草案，交新中央修改。大会表决，照原草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

2. 关于党章，大会照党 章委员会的修改草案全体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 3. 选举中央委员会。

大会根据主席团与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提出的第六届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正式委员二十三人，候补委员十三人）进行了选举，选举结果如下：

#### 中央委员二十三人：

杨福涛 顾顺章 向忠发 彭湃 徐锡根 卢福坦  
李涤生 张金保 苏兆征 关向应 罗登贤 毛泽东  
杨殷 周恩来 李源 蔡和森 项英 任弼时  
余茂怀 王藻文 瞿秋白 李立三 张国焘

#### 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

徐兰芝 王凤飞 王灼 唐宏经 刘坚予 夏文法  
史文彬 李子芬 周秀珠 甘卓棠 邓中夏 罗章龙  
王仲一

#### 中央审查委员：

正式委员：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

候补委员：叶开寅、张昆弟

下午，大会继续进行。通过决议案。

开会后，执行主席提议：因时间关系，青年、宣传、军事、妇女、苏维埃诸决议案只宣读大纲，征求大会意见。大会表示同意。

1. 李子芬宣读青年团工作决议大纲，大会通过《对C.Y. 工作决议案(草案)》。

2. 蔡和森宣读宣传决议案大纲，大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

3. 通过《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

4. 庄东晓宣读妇女决议案大纲，大会通过《妇女运动  
决议案》。

5. 邓中夏报告苏维埃组织问题 决议大纲， 大会通过  
《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

### 七月十一日

举行闭幕大会。唱《国际歌》后，向忠发致闭会词，然  
后由少共国际代表讲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讲话，新中央  
代表苏兆征演说，女代表周秀珠、湖北代表霍锟镛、湖南  
代表刘义、C.Y.代表李子芬分别致词，周恩来、王若飞、  
方维夏、夏 曦分别讲话，最后呼口号，唱《国际歌》、《少  
年先锋歌》，执行主席向忠发宣布大会闭幕。

### 七月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莫斯  
科召开。除王藻文请假、十二人在国内之外，中央委员和  
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出席了会议。

中央委员十二人是：向忠发、苏兆征、项 英、周恩  
来、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杨 殷、徐锡根、余茂怀、  
蔡和森、关向应。

候补中央委员十一人是：李子芬、刘坚予、徐兰芝、  
王 灼、周秀珠、邓中夏、罗章龙、王凤飞、甘卓棠、唐  
宏经、王仲一。

会议决定：

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四人：正式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七

人。选举结果：

正式委员：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

候补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八人，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候补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殷。

## 七月二十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瞿秋白、项英、蔡和森、关向应、张国焘、杨殷、徐锡根。

国际代表米夫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了中央常委和各部的组织与分工：

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向忠发

中央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

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

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

中央工委书记：苏兆征

中央农委书记：李立三

中央妇委书记：张金保

(朱世荣辑)

一九八二年五月

#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

早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即提出了要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政治局开始必需的准备工作，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和通过党的纲领和其他文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为召开“七大”曾作出过多次决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决定成立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书记是王明。委员会下设立了秘书处，以进行经常工作。后来，“七大”的准备工作实际是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执行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下列的具体准备工作：发表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党同志书；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部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

的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等。但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中说，中共中央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为五百人，希望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批准十二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集“七大”。同时决定“七大”的议事日程为四项：（一）团结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争取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二）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三）在新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四）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会议还决定“七大”代表为三百五十人。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根据六中全会的规定，决定增加一百名代表，并具体分配了各地区的代表名额。关于代表成分，根据六中全会决定，工人为百分之二十，妇女、青年百分之十，工人中又要照顾大城市、大产业、铁路、海员、矿山等。代表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有一年以上党龄的正式党员，并真正能代表各地组织，反映该地工作。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七大”代表选举问题的通知，要求“注意选举当地有信仰的党

与群众的领袖”；并规定除选举正式代表外，增选候补代表一百五十人，连正式代表共六百人。通知要求各地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前选举完毕待命。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指示》，指示规定“七大”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吕正操、朱瑞、苏振华到延安出席大会，要求他们交代工作后即行动身，近者于九月内、远者于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其他出席大会的代表也须于最近期间启程。并规定在一些边区增加代表一百二十人，连原有者共七百二十人。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为召集六届七中全会发出的通知中说：“为着进行‘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召集七中全会”。

六届七中全会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幕，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闭幕。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任弼时 周恩来 康生  
彭德怀 张闻天 邓发 陈云 秦邦宪 李富春  
吴玉章 杨尚昆 孔原 陈郁 李维汉  
王稼祥 陈绍禹 凯丰 关向应因病请假；林伯渠、  
董必武外出，均未出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

彭真 高岗 贺龙 林彪 叶剑英 陈毅  
刘伯承 聂荣臻 朱瑞 徐向前 谭政

在五月二十一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毛泽

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的七中全会主席团。同时决定：在七中全会开会期间，政治局、书记处停止开会。

会议通过了刘少奇关于以原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议。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中全会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开始提出的七次大会的议程是：（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二）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三）朱德作军事报告；（四）周恩来作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和公开讲演；（五）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六）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此外，还准备听取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工作报告。

全会还决定由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稿和党章草案。四月二十日，全体会议通过了为“七大”准备的军事报告草稿。

七中全会原来考虑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但在把这个决议草案交“七大”各代表团讨论时，代表们提议这个决议在全会处理，不提交“七大”讨论为好，这样可使“七大”集中全力注意当前的问题。七中全会采纳了这个提议，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即七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六届七中全会最后通过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提案是：

第一项，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第二项，朱德作军事报告。

第三项，以修改党章为中心讨论组织问题，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第四项，改选党的领导机关。

会议还通过了“七大”主席团名单草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和会场规则等草案。

## 预备会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六届七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召集了“七大”的预备会议。

会上，任弼时作了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这固然是个缺点，但也有积极意义：（一）准备了和发展了我们的力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决定召集七大时，党员只有五、六万人，军队不超过十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晋察冀。现在党员已有一百二十万人，军队近百万人，根据地人口近一千万，“七大”这时召开意义非常伟大。（二）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

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种思想上的准备经过了三、四年，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七大”可以早开三年、五年，但绝不会有今天开得这样好。接着，他说明了“七大”代表的产生及到会情形，指出：最近中央又决定将代表数目加以调整，并作了具体分配，总计正式代表五百七十人，候补代表二百三十九人，共八百零九人。现在实到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一人，候补代表二百二十一人，共七百六十二人。

会议一致通过了七中全会向大会预备会议提出的下列提案：

(一) 大会主席团名单：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任弼时。

(二) 大会正副秘书长名单：

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

(三) 大会议事日程：

1.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
2. 朱德的军事报告。
3. 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
4. 选举中央委员会。

(四)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彭真 林彪 刘伯承 陈毅 李富春 高岗  
林枫 叶剑英 林伯渠 贺龙 罗贵波 周士悌

聂荣臻 刘澜涛 薄一波 王从吾 朱 瑞 黄春圃  
张鼎丞 刘 晓 陈铁铮 陈 光

主任：彭 真。

(五) “七大”会场规则：

1. 各代表及指定的旁听同志应按时到会，每次入会场时必须检查代表证及旁听证，按号入座。

2. 各代表不得无故缺席，有必要缺席时必须向主席团请假。

3. 各代表所发文件及一切记录，要注意保存，准备收回；如有遗失，应即报告大会秘书处，以便立即处理。

4. 大会中的一切报告、发言、讨论及各种情况，未经主席团宣布可公开者，无论代表及旁听者应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会外人传布。

5. 各代表在大会发言时，应先向主席团报名，排定先后，按规定时间发言。

6. 如遇警报时，应遵守防空条例，服从防空司令的指挥。

7. 关于文具用品、招待卫生等事项，有需要或有意见时，由各代表团汇集交大会秘书处解决。

8. 大会期间，一切作息娱乐的时间与制度，应遵守执行，以保障秩序的维持与身体的健康。

(六) 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毛泽东同志在预备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他回顾了中国人民和党经历的曲折而光荣的革命斗争

历史，指出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号召全党同志要在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为革命在全国胜利而奋斗。

## 正式会议

### 四月二十三日

下午五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开幕大会的程序是：

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

毛泽东致开幕词。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冈野进（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领袖）相继发表演说。

彭真作《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的决定》，完全批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本届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开幕式在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声中胜利结束。

### 四月二十四日

大会第二次会议。执行主席：朱德。  
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 四月二十五日

大会第三次会议。执行主席：刘少奇。  
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 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

大会休会。

#### 四月三十日

大会第四次会议。执行主席：林伯渠。  
大会开始讨论政治、军事两个报告。  
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彭德怀作关于华北八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成绩和经验的发言。

#### 五月一日

大会第五次会议。执行主席：周恩来。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军事两个报告。  
陈毅作党在新四军和华中的工作经验的发言。  
高岗作陕甘宁边区创立和建设的经验的发言。

#### 五月二日

大会第六次会议。执行主席：彭德怀。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军事两个报告。

张闻天作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点的认识的发言。

康生作对政治报告的认识和两年多来反奸工作经验教训的发言。

### 五月三日

大会第七次会议。执行主席：康生。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军事两个报告。

秦邦宪作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和破产的发言。

彭真作党在敌占城市工作问题的发言。

### 五月四日——八日

大会休会。

### 五月九日

大会第八次会议。执行主席：陈毅。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军事两个报告。

聂荣臻作晋察冀党在执行人民战争路线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

杨尚昆作关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发言。

陈云作要真理不要面子的发言。

李质忠作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机要通讯工作的发言。

## 五月十日

大会第九次会议。执行主席：陈云。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军事两个报告。

陆定一作关于路线和团结问题的发言。

刘伯承作开辟和巩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成绩与经验的发言。

朱瑞作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

## 五月十一日

大会第十次会议。执行主席：高岗。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军事两个报告。

古大存作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中经验教训的发言。

李富春作关于如何争取胜利等问题的发言。

## 五月十二日——十三日

大会休会。

## 五月十四日

大会第十一次会议。执行主席：贺龙。

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 五月十五日

大会第十二次会议。执行主席：张闻天。

刘少奇继续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五月十六日——二十日

大会休会。

五月二十一日

大会第十三次会议。执行主席：彭真。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军事和修改党章报告。

乌兰夫作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问题的发言。

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发表《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

朝鲜革命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朴一禹发表关于朝鲜独立同盟的工作情况和任务的演说。

五月二十二日

大会第十四次会议。执行主席：毛泽东。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军事和修改党章报告。

林彪作关于群众观点和发动群众问题的发言。

马凤舞作关于组织和领导回民斗争问题的发言。

刘澜波作关于党在东北工作问题的发言。

五月二十三日

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执行主席：朱德。

大会继续讨论政治、军事和修改党章报告。

张鼎丞作关于整风问题的发言。

傅钟作关于团结问题的发言。

叶剑英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

## 五月二十四日

大会第十六次会议。执行主席：刘少奇。

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他指出：选举的标准是：要选出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大小，要适应当时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和国际国内的形势。他着重说明了三个问题：（一）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当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二）要不要照顾各方面？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建立了许多块革命根据地，散布在各地，有许多军队和山头。要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要使“七大”选出的新的中央成为缺陷最少的中央，就要从组织成分上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三）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方针：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方面，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这样选举出来的中央就是一个缺点比较少的中央，一个可以比较放心的中央，一个适合于党当时发展情况和将来发展情况的中央，从而保证实行大会的路线。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选举条例草案的解释。

之后，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条例规定：

(一) 由大会主席团提出本届应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经出席正式代表过半数的同意，即被认为通过。

(二) 主席团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名额，提出初步候选名单，其人数超过原定名额三分之一，不分正式、候补，交各代表团会议讨论，并逐名介绍，进行预选。各代表团会议对候选名单的任何人有不同意见，都可提出新候选人，经多数同意改变之。预选时实行无记名投票，按大会规定的名额，分别正式和候补，预选自己愿意选举的人。

(三) 主席团根据各代表团的预选票数等情况，分别正式、候补，制定出提交大会的候选名单。

(四) 大会根据主席团提出的候选名单进行讨论，并加以介绍。大会代表有权对整个候选名单或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人提出异议，并有权提出自己的候选名单或变更主席团提出的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人选。然后由大会出席正式代表过半数的同意，即被认为正式的候选名单通过。

(五) 主席团将大会通过的候选名单印发给大会出席正式代表，分开正式和候补，进行无记名投票。分两次选举，先选举正式中央委员，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在投票中，代表仍可划掉自己不愿选举的人的姓名，填写自己所愿选举的人的姓名。

(六) 大会依照通过的中央委员名额和会议出席正式

代表过半数的票选最多数，依次向大会宣布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当选，选举即告完成。

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名额七十人左右，即正式中央委员四十人左右，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人左右的提议。

### 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

大会休会。

### 五月三十日

大会第十七次会议。执行主席：周恩来。

朱德作关于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

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讨论的结论。

### 五月三十一日

大会第十八次会议。执行主席：林伯渠。

毛泽东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大会通过《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

### 六月一日——八日

大会休会。

### 六月九日

大会第十九次会议。执行主席：任弼时。

大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

## 六月十日

大会第二十次会议。执行主席：任弼时。

任弼时作关于正式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经过的报告。

李富春作关于正式中央委员选举结果的报告。

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任弼时 林伯渠 林彪  
董必武 陈云 徐向前 关向应 陈潭秋 高岗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罗荣桓 康生 彭真 王若飞  
张云逸 贺龙 陈毅 周恩来 刘伯承 郑位三  
张闻天 蔡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山 叶剑英  
聂荣臻 彭德怀 邓子恢 吴玉章 林枫 滕代远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薄一波 陈绍禹  
秦邦宪

毛泽东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

大会选举候补中央委员。

## 六月十一日

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执行主席：彭德怀。

任弼时作候补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经过及选举结果的报告。

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

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王首道 黎玉  
邓颖超 陈少敏 刘晓 谭政 程子华 刘长胜  
栗裕 王震 宋任穷 张际春 云泽 赵振声

王维舟 万 蓪 古大存 曾镜冰 陈 郁 马明芳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张宗逊 陈 贼 王从吾  
习仲勋 萧劲光 刘澜涛

任弼时介绍到会的新中央委员。

大会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具体条文交由新的中央斟酌确定。

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毛泽东致闭幕词。

朱 德、吴玉章、徐特立发表讲演。

全体代表唱《国际歌》。

最后，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 七届一中全会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

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为：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陈 云  
康 生 高 岗 彭 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

记处主席。

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任弼时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

(何进辑)

一九八二年五月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决定的。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他说：党的七次大会是一九四五年召开的，到一九五六年召开党的八次大会，中间相距为十一年。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这四年，我们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我们全力贯注于进行并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巨大的工作，并且进行了紧张的抗美援朝斗争。一九五二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曾考虑召开党的八次大会，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党中央察觉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经过了一九五四年二月七届四中全会和今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于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中，党制订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公布了宪法，并开始实行第一

个五年计划。同时，又经过了整党、建党，审查干部，总路线宣传，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为召开党的八次大会作了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党的八次大会将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工作，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务和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认为，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有些条文已经不适合于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实际情况，需要加以修改。中央政治局还认为，为了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实现和及早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准备，由党的八次大会发出一个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是必要与可能的。

关于八次大会的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小平同志说：为了避免由于党员分布不平衡造成各地代表数量不平衡，提出了一些办法：

第一、以包括候补党员在内的党员总数作为计算代表名额的基础。第二、每一名党员选举代表一人。第三、按选举单位分别增选代表四至五人，人口在二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再分别增选代表十至十五人。第四、每一省、市代表名额最多不能超过七十人。

此外估计到大会召开时，可能有少数代表因病因事不能出席，规定了各选举单位可以选举十分之一的候补代表。特别是，为了使大会代表能够具有党在各方面活动的优秀分子，规定了各地代表应注意选举适当数量的经济、文化、科学部门的专家、工、农业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以及少数民族、妇女、青年的党员代表。

会议经过讨论，于十月十一日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

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说：党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八次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是：

1. 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2.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3.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4. 选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八月十五日，中央又补充通知：

为了召开大会的预备会议，各代表务于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到达北京并向中央办公厅报到。

各地区和各单位选出的候补代表，一律列席八次大会，应与正式代表同时到京。

## 预备会议

八月二十二日

七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三十七人：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林伯渠  
林彪 彭德怀 彭真 张闻天 徐向前 李立三  
罗荣桓 康生 张云逸 贺龙 陈毅 刘伯承

蔡 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 山 叶剑英 聂荣臻  
邓子恢 吴玉章 林 枫 滕代远 张鼎丞 徐特立  
李先念 薄一波 谭震林 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二十四人：

王首道 邓颖超 陈少敏 刘 晓 谭 政 程子华  
粟 裕 王 震 宋任穷 张际春 乌兰夫 李葆华  
王维舟 万 毅 古大存 陈 郁 马明方 吕正操  
罗瑞卿 张宗逊 陈 賚 王从吾 习仲勋 蕭勁光

请假的中央委员四人：

董必武、李富春、郑位三、陈绍禹。

请假的候补中央委员二人：

刘长胜、刘澜涛。

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四十二人列席了会议。他们是：

贾拓夫 李克农 李维汉 李雪峰 安子文 胡乔木  
杨尚昆 赖若愚 胡耀邦 邓 拓 刘 仁 黃火青  
林 铁 陶鲁笳 张德生 张仲良 高 峰 王恩茂  
黄欧东 吴 德 欧阳钦 柯庆施 舒 同 江渭清  
曾希圣 江 华 叶 飞 吴芝圃 王任重 周小舟  
杨尚奎 陶 铸 陈漫远 李井泉 谢富治 周 林  
张国华 胡 绳 田家英 邓力群 曾 三 龚子荣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准备八次大会。第一、有五个文件，一个是政治报告，一个是党章，一个是党章报告，一个是经

济计划，一个是经济计划报告，请大家讨论修改。第二、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第三、准备有八十人左右发言，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采一点。经过整风统一了思想，团结起来，取得了七次大会的成功和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始了建设。这次大会的基本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和应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凡是不利于这样的方法（团结一切力量）、这样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方针，我们就要批评和反对。这是我们这次大会、也是我们党历来的旗帜。

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就大会的有关事项作了说明。

会议经过讨论：

（一）通过了下列文件：

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稿）。
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议规则（草稿）。
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工作安排（草稿）。
4. 中国共产党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稿）。
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草稿）。
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稿）。

（二）递补候补中央委员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七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

## 八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代表九百四十六人，请假十七人。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重要讲话。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七届七中全会决定的六个文件草稿作了说明。

会议通过了下列文件：

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案）。
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规则（草案）。
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工作安排（草案）。
4.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案）。
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草案）。
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

军队代表团和西南代表团分别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团长、副团长和秘书长。选举结果是：

军队代表团团长：刘伯承；副团长：贺龙、聂荣臻、黄克诚；秘书长：黄克诚（兼）。

西南代表团团长：宋任穷；副团长：李井泉、谢富治。

## 八月三十一日

中南、西北、华东、中直、东北、华北代表团分别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团长、副团长和秘书长。选举结果是：

中南代表团团长：李先念；副团长：廖承志、李雪峰、陶铸；秘书长：王任重。

西北代表团团长：习仲勋；副团长：马明方、贾拓夫；秘书长：时逸之。

华东代表团团长：陈毅；副团长：邓子恢、谭震林、柯庆施；秘书长：谭启龙。

中直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副团长：陆定一；秘书长：龚子荣。

东北代表团团长：林枫；副团长：陈郁、欧阳钦；秘书长：韩光。

华北代表团团长：薄一波；副团长：刘澜涛、乌兰夫、林铁。

各代表团分组讨论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原则和提名步骤，开始对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进行不限名额的自由提名。

## 九月一日至五日

各代表团在进行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名工作的同时，分组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案、政治报告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案。

## 九月六日

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举行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讨论各代表团提出的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问题。

## 九月八日

七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在中南海西楼举行会议，出席六十二人。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讨论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问题。

七届七中全会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中委、候补中委五十六人（林彪、徐向前、罗荣桓、张宗逊、郑位三、陆定一、叶剑英、邓子恢、吴玉章、陈绍禹、刘澜涛请假），欧阳钦、李雪峰、陶铸、李井泉、谢富治、杨尚昆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讨论确定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候选人名单没有分别正式或候补中央委员。

## 九月六日至九日

各代表团先后结束对大会文件的讨论。

## 九月十日

各代表团讨论七中全会通过的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上午，各代表团党章专题小组组长、副组长在中南海西楼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讨论了党章

草案的修改以及修改党章报告的修改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上述问题作了说明。

出席会议的有三十五人，其中有：

邓小平 谭震林 马明方 李雪峰 杨尚昆 安子文  
马国瑞 卫 恒 胡锡奎 奎 璧 王 甫 张启龙  
郭述申 陈漫远 张体学 区梦觉 廖井丹 傅 锤  
文年生 周 桓 唐 亮等

下午，预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代表九百二十七人，请假五十二人。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陈云同志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和提出的经过作了说明。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作了发言。会议同意陈云同志的报告并通过了七届七中全会所提出的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跟“七大”有相同的性质。“七大”开成了一次团结的大会，达到了团结全党取得全国胜利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指出：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中间，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多少次路线错误，革命受过很大损失，吃过很多苦头，牺牲了多少革命的人民和党员干部。经过整风，使我们觉悟起来了。犯错误，受损失，不单是犯错误的人要负责，不犯错误的人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都觉悟，干部都觉悟，那个错误路线就行不通。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所以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张国

焘路线的错误，又有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时间那么长，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打了那么久的仗，才搞出一套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才使我们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我们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不要象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关于八届中央委员的选举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和几位同志已经说了，这个名单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我们这个中央历来工人成份很少，因为中国革命的方式是农村先胜利。将来我们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成份是会改变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争取三个五年计划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工程师，有许多科学家。毛泽东同志强调说：党内关系问题，关系极大。关系到团结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以这次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 九月十一日

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在中南海西楼举行会议，出席二十四人。会议由陈毅同志主持，讨论八届中央委员的预选问题。

各代表团分别继续讨论候选人名单和布置预选工作。

## 九月十二日

各代表团对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进行第一次预选。预选结果，一百七十人被提名为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次预选，没有分别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 九月十三日

七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第三次会议。出席中委、候补中委六十二人，列席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三十七人。

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邓小平同志对大会主席团名单、发言等问题作了说明。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下列文件：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2. 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草案)。
3.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草案)。
5.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
6. 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
7. 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

## 九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

闻天、彭德怀、邓小平设酒会欢迎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

各代表团讨论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大会主席团、秘书长、秘书处的名单。

## 正式会议

九月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到会的有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应邀列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有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

大会于下午二时五分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〇二十一人（请假五人），列席会议的候补代表一百〇七人。大会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林彪、邓小平主持。

开幕大会的程序是：

- (一) 毛泽东同志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
- (二) 选举大会主席团。
- (三) 选举大会秘书处。
- (四) 选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 (五) 通过大会日程。
- (六) 通过大会的会议规则。
- (七) 刘少奇同志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七届七中全会关于(二)(三)(四)(五)(六)等项议程的提议。

大会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休会。

大会通过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如下：

习仲勋	毛泽东	王稼祥	邓小平	邓子恢	邓颖超
叶剑英	帅孟奇	刘少奇	刘伯承	刘格平	刘澜涛
朱德	李井泉	李先念	李雪峰	李富春	宋任穷
吴玉章	陈云	陈少敏	陈伯达	陈郁	陈毅
陆定一	周恩来	周扬	罗荣桓	罗瑞卿	林伯渠
林彪	林枫	林铁	欧阳钦	郑位三	胡耀邦
柯庆施	徐向前	徐特立	陶铸	马明方	乌兰夫
张云逸	张闻天	张鼎丞	张德生	康生	黄克诚
黄敬	彭真	彭德怀	贺龙	杨秀峰	贾拓夫
董必武	廖承志	钱瑛	蔡畅	赖若愚	薄一波
聂荣臻	谭政	谭震林			

大会秘书处名单如下：

王稼祥	邓小平	刘宁一	刘澜涛	李雪峰	宋任穷
林枫	胡乔木	马明方	张际春	杨尚昆	谭政
谭震林					

秘书长：邓小平。

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任：董必武

副主任：谭震林 刘澜涛

委员：王恩茂 邓颖超 安子文 李井泉 李雪峰  
宋任穷 吴芝圃 林 枫 林 铁 欧阳钦 柯庆施  
徐向前 陶 铸 马明方 乌兰夫 张德生 张鼎丞  
黄克诚 黄欧东 贺 龙 舒 同 杨尚昆 蔡 畅  
谢富治 谭 政 龚子荣

会议规则如下：

(一) 大会会议每日下午二时开会，七时休会(中间休息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

(二) 大会发言先向主席团报名，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二十分钟。但是个别同志的发言，在得到主席的同意之后，可以超过二十分钟。

(三) 通过大会决议的时候，用举手方式，分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次表决。

(四) 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晚上七时五十分至八时，大会主席团举行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主持，选举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如下：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陈 云、康 生、  
彭 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 彪、邓小平。

晚八时至八时四十分，大会秘书处举行会议。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讨论大会发言和致词次序的安排问题。

## 九月十六日

下午一时至一时三十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会议，由董必武同志主持，讨论并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第二次会议下午二时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十一人，请假十五人。执行主席陈毅、李先念、吴玉章、陈郁、柯庆施、欧阳钦、马明方、张鼎丞、蔡畅。

邓小平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周恩来同志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大会于下午七时三十八分休会。

在大会休息时，毛泽东同志会见了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伊巴露丽。

晚七时四十分至八时二十四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讨论大会发言和致词次序的安排问题。

晚八时二十五分至九时五十三分，大会秘书处举行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讨论大会发言和致词次序的问题。

## 九月十七日

大会第三次会议下午二时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六人，请假二十人。执行主席邓颖超、李富春、林枫、林铁、徐特立、徐向前、贾拓夫、黄克诚、杨秀峰。

董必武同志作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大会发言和致词：朱德、李井泉、王任重、白志明、

陈丕显、赵成满、孙汉章发言。

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祝词。致词结束时，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马叙伦、章伯钧、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等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大会献礼。李济深说：各民主党派献给大会一件礼品，这件礼品雕刻着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胜利渡过大渡河，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米高扬（苏联共产党）、奥哈布（波兰统一工人党）、乌布利希（德国统一社会党）、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工人党）致词。

曾希圣、李锐、伍精华发言。

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大会于下午七时休会。

下午一时三十分至一时五十五分，大会秘书处举行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讨论了大会发言和致词次序的安排问题。

## 九月十八日

大会第四次会议下午二时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九百八十九人，请假三十七人。执行主席刘格平、李井泉、陆定一、郑位三、周扬、胡耀邦、钱瑛、聂荣臻、谭政。

大会发言和致词：

林铁发言。

杜克洛（法国共产党）、斯科奇马罗（意大利共产党）、

柯别茨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致词。

彭德怀发言。

霍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达姆巴(蒙古人民革命党)、于哥夫(保加利亚共产党)、卡达尔(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致词。

达姆巴和卡达尔在致词结束时，分别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赠送锦旗。

薄一波、萧慧纳发言。

大会于下午七时休会。

下午三时三十分至六时，毛泽东同志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波立特和加拉赫、乔治、卡博恩。刘少奇、王稼祥、刘宁一参加了会见。

下午六时至九时十分，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米高扬、穆希金诺夫、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尤金、萨丘可夫。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师哲。

晚十时三十分至十二时，毛泽东同志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团崔庸健、林海、李周渊、河仰天。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聂荣臻、王稼祥、李克农、乔晓光。

下午一时三十分至二时，大会秘书处举行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讨论新华社和各报社有关新闻的报道问题。

九月十九日

大会第五次会议下午二时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九百八十八人，请假三十八人。执行主席薄一波、叶剑英、李雪峰、罗荣桓、陶 铸、黄 敬、帅孟奇、张德生。

大会发言和致词：

乌兰夫发言。

鲁克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致词，宣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南布迪里巴德(印度共产党)致词。

董必武、欧阳钦、罗瑞卿发言。

林海(朝鲜劳动党)、黄国越(越南劳动党)、维塞林诺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致词。宣读美国共产党的贺电。

许 明、张德生、扎喜旺徐发言。

南布迪里巴德和黄国越在致词结束时，分别代表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赠送礼品和锦旗。

大会于下午七时十分休会。

下午大会开始之前，一时三十分至五十五分，大会秘书处举行会议。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讨论设宴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问题。

大会休会以后，七时十五分至九时十七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在政协礼堂举行会议。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讨论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问题。讨论后决定：九月二十三日进行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的第二次预选。

## 九月二十日

下午一时三十分至五十五分，大会秘书处举行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讨论关于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第二次预选的安排问题。

大会第六次会议下午二时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九百八十二人，请假四十四人。执行主席刘伯承、王稼祥、刘澜涛、陈伯达、乌兰夫、罗瑞卿、赖若愚、谭政。

大会发言和致词：

刘仁发言。

波立特(英国共产党)、伊巴露丽(西班牙共产党)致词。巴西共产党代表宣读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词。雷曼(德国共产党)致词。

张国华、柯庆施、宋任穷、陈云发言。

阿尔瓦雷斯(阿根廷共产党)致词。宣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范穆克尔克(比利时共产党)致词。宣读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

陶铸、彭青、周冠五、唐麟、宋致和发言。

大会于下午六时五十分休会。

## 九月二十一日

大会休会。

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四十五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在中南海西楼举行会议。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问题。

晚间，大会主席团举行宴会，招待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五十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毛泽东同志在宴会上致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同志向各兄弟党表示祝贺。

晚十时，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康生  
彭真 董必武 张闻天 邓小平 李先念 李富春  
陈毅 刘伯承 薄一波 林枫 习仲勋 宋任穷  
• 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问题。

## 九月二十二日

大会第七次会议于下午二时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九百八十六人，请假四十四人。执行主席习仲勋、贺龙、蔡畅、廖承志、徐特立、张云逸、刘格平、欧阳钦、谭震林。

大会发言和致词：

邓子恢发言。

拉德马内什(伊朗人民党)致词。宣读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摩里斯(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培西(芬兰共产党)致词。宣读荷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

高峰、蒋南翔、林伯渠发言。

夏基(澳大利亚共产党)、巴格达什(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致词。危地马拉劳动党代表宣读危地马拉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的贺词。洛夫林(挪威共产党)致词。智利共产党代表宣读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词。厄曼(瑞典共产党)致词。

邓颖超、李先念、李香山发言。

大会于下午七时休会。

下午二时至四时，毛泽东同志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斯科奇马罗、拉约洛。王稼祥参加了会见。

下午，毛泽东同志会见德国共产党马克思·雷曼、弗朗茨·赫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参加了会见。

下午，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分别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南布迪里巴德。

晚九时至十时三十五分，大会主席团、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组长、副组长和秘书处在中南海西楼举行会议。出席八十五人，请假十八人。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讨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 九月二十三日

大会第八次会议下午二时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九百七十四人，请假五十二人。执行主席陈毅、陈郁、邓颖超、邓子恢、柯庆施、马明方、张鼎丞、周扬、徐向前。

大会发言和致词：

赖若愚发言。

亚塔(摩洛哥共产党)致词。宣读土耳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魏克马沁格(锡兰共产党)致词。古巴人民社会党代表宣读古巴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词。希雷斯

特(尼泊尔共产党)、斯特林果斯(希腊共产党)致词。

李立三、刘传友、谭政发言。

费恩伯(奥地利共产党)致词。宣读葡萄牙共产党的贺电。沃克(瑞士劳动党)致词。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代表宣读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的贺词。斯吉尔顿(新西兰共产党)、维尔纳(以色列共产党)致词。宣读突尼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

魏克马沁格、希雷斯特和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的代表致词结束时，分别代表锡兰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向大会赠送礼品。

大会于下午五时五十二分休会。

下午五时五十五分至六时十五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在政协礼堂举行会议。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彭真 董必武 张闻天  
康生 邓小平 薄一波 陈毅 谭震林 习仲勋  
林枫 李先念 宋任穷 李富春 黄克诚 陆定一  
杨尚昆

会议讨论了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各代表团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第二次预选。预选结果，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的为九十七人；被提名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为七十三人。

下午，毛泽东同志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瓦尔特·乌布利希、卡尔·希德万、弗朗茨·布鲁克、理夏德·

纪普纳。刘少奇、王稼祥参加了会见。

下午，刘少奇同志会见伊朗人民党代表团拉德马拉什、帕汝派特、克雅努尔。刘宁一参加了会见。

下午，周恩来同志会见希腊共产党代表团巴尔查里斯、斯特林格斯。

晚七时三十分至九时，毛泽东同志第二次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米高扬、穆希金诺夫、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尤金、萨丘可夫。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聂荣臻、李克农、乔晓光、师哲参加了会见。

## 九月二十四日

大会第九次会议下午二时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九百六十二人，请假六十四人。执行主席李先念、吴玉章、陈少敏、黄克诚、陆定一、胡耀邦、赖若愚、李井泉。

大会发言和致词：

蔡畅发言。

布哈利(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特腊萨斯(墨西哥共产党)、尼尔森(丹麦共产党)致词。巴拉圭共产党代表宣读巴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词。萨阿德一尼亚伊姆(厄瓜多尔共产党)致词。玻利维亚共产党代表宣读玻利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词。

贾拓夫、江华、李富春发言。

苏阿雷斯(乌拉圭共产党)、格德门森(冰岛统一社会党)致词。宣读委内瑞拉、卢森堡、的里雅斯特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的贺电。

李雪峰、胡耀邦、贾俊发言。

格德门森致词结束时，代表冰岛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赠送礼品。

大会于下午六时四十七分休会。

下午，毛泽东同志会见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团长达姆巴、团员曾德、奥其尔巴特、哈什冈白、策热布桑巴。王稼祥参加了会见。

下午，刘少奇同志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范穆克尔克、穆兰、提梅曼。刘宁一参加了会见。

下午，周恩来同志会见了挪威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洛夫林、团员李普、古洛格；会见了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团维尔纳、黑宁、胡里。熊复参加了会见。

下午，陈云同志会见了瑞典共产党代表团根·厄曼、克·奥尔森；会见了芬兰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培西、团员尼霍尔姆。李初梨参加了会见。

下午六时五十五分至七时十七分，大会主席团、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秘书长一起，在政协礼堂举行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四十八人。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讨论通过了下列事项：

(一) 公布预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结果，通过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七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

(二) 通过主席团关于选举中央委员的补充规定：“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得票不足半数时，可

以列入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中进行选举”。

(三) 通过大会选举时的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候选名单。

晚九时，主席团常务委员、各代表团团长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讨论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各代表团分别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 九月二十五日

下午二时，大会举行第十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九百八十人，请假四十六人。执行主席薄一波、林铁、贾拓夫、罗瑞卿、帅孟奇、林枫、王稼祥、宋任穷、杨秀峰。

大会发言：

陈毅、唐棣华、李维汉、许立群、周扬、赛福鼎、赵树理、王首道、黄敬、饶斌、刘顺元发言。

大会于下午六时五十五分休会。

下午六时至六时十五分，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在政协礼堂举行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讨论关于选举八届中央委员时，正式代表缺席由候补代表递补问题。

下午，毛泽东同志会见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代表团巴格达什；会见摩洛哥代表团亚塔、迈苏阿克；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布哈利。王稼祥参加了会见。

下午，毛泽东同志会见拉丁美洲十一国兄弟党代表团。代表团方面有巴西、智利、危地马拉、古巴、巴拉圭、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乌拉圭等代表团全体三十人。朱德、邓小平、王稼祥参加了会见。

下午，刘少奇同志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莱斯利·摩里斯、艾伯特·阿·麦克劳德、托马斯·麦吉尤恩；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斯科奇马罗、巴叶塔、拉约洛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鲁克曼、佩里斯·帕尔德德。刘宁一参加了会见。

下午，周恩来同志会见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团长卡达尔、团员布达什、桑托；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夏基、希尔、艾隆斯、约翰逊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布鲁斯、斯吉尔顿。熊复参加了会见。

晚十一时二十分，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讨论会见各兄弟党代表团的问题。

## 九月二十六日

下午一时至一时四十五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会议，由董必武同志主持，通过两个候补代表递补为正式代表；一个递补为正式代表的候补代表仍恢复为候补代表。

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下午二时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执行主席李富春、李雪峰、廖承志、刘伯承、钱瑛、陈郁、黄敬、刘格平、欧阳钦。

大会发言和致词：

宋庆龄致词。

鲍尔汉、杨之华、吴玉章、王鹤寿、于光远、滕代远、白如冰、徐运北发言。

在致词和发言结束后，执行主席说明：大会报名发言的共一百七十一人。截至本日为止，已经在会上发言的共六十八人；另有四十五人提交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都将在会上或会后散发。提交书面发言的有：吴芝圃、江渭清、任仲夷、钱瑛、陈郁、周巍峙、林枫、宋乃德、李运昌、刘澜涛、张恺帆、江一真、吴德、周小舟、罗天、杨尚奎、强晓初、曾山、秦雨屏、曾三、刘子久、谢觉哉、姚依林、叶季壮、万里、李聚奎、宋侃夫、张云、王恩茂、张仲良、叶飞、谭启龙、孔祥祯、何长工、钱之光、陈漫远、刘述周、谢富治、奎璧、周林、陶鲁笳、刘秀峰、胡明、黄火青、苏谦益。

之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如下：

总监票人：董必武

监票人：于克、王大任、王再天、王甫、孔原、江一真、刘兴元、刘居英、刘瑞森、毕占云、李丰平、李涛、廷株、林李明、范儒生、郑季翘、周林、胡开明、高峰、张平化、张仲良、张恺帆、强晓初、童小鹏、廖苏华、谭余保、龚子荣。

之后，选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选举前，执行主席首先对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名单的确定经过作了说明。五时十五分开始投票，五时三十六分结束。经总监票人验票后，执行主席宣布票数和人数相符，选举有效。

大会于下午五时五十一分休会。

下午五时五十六分至六时七分，大会主席团在政协礼堂举行会议。出席五十八人。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原则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修正草案)；通过由主席团常委提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人选；通过由主席团常委排列的新的中央委员次序。

晚十时三十分，大会主席团常委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修正草案）和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

各代表团继续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修正草案)。

下午三时，毛泽东同志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霍查、谢胡、阿利雅、什图拉、巴利里。王稼祥参加了会见。

下午二时，刘少奇同志会见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博斯坦季、团员伊尔迪丝。刘宁一参加了会见。

下午二时四十分，陈云同志会见瑞士劳动党代表团沃克、范桑、斯特布勒。李初梨参加了会见。

## 九月二十七日

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下午二时开始。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执行主席乌兰夫、贺 龙、谭震林、习仲勋、邓子恢、张云逸、蔡 畅、张德生、陶 铸。

选举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于二时开始，二时五十分结束。经总监票人验票后，执行主席宣布票数与人数相符，选举有效。之后大会休会。

五时三十分，大会继续开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林彪、邓小平主持会议。陈云同志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宣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已进行完毕。

大会秘书处宣读选举结果：

中央委员九十七人：

毛泽东	刘少奇	林伯渠	邓小平	朱德	周恩来
董必武	陈云	林彪	吴玉章	陈伯达	蔡畅
李富春	罗荣桓	徐特立	陆定一	罗瑞卿	徐向前
邓颖超	刘伯承	陈毅	彭德怀	廖承志	李先念
陈赓	聂荣臻	林枫	张鼎丞	彭真	乌兰夫
黄克诚	滕代远	萧劲光	谭政	柯庆施	粟裕
贺龙	王首道	王维舟	邓子恢	李克农	杨尚昆
叶剑英	宋任穷	张云逸	刘晓	李维汉	王稼祥
康生	叶季壮	刘澜涛	刘宁一	薄一波	胡乔木
杨秀峰	舒同	赖若愚	张际春	程子华	陈郁
刘长胜	伍修权	萧克	钱瑛	王从吾	邓华
马明方	张闻天	谭震林	刘亚楼	李雪峰	陈少敏
李葆华	许光达	王震	曾山	林铁	郑位三
徐海东	萧华	胡耀邦	赵尔陆	欧阳钦	习仲勋
刘格平	谢富治	安子文	贾拓夫	李立三	黄敬
李井泉	吴芝圃	吕正操	王树声	陶铸	曾希圣
陈绍禹					

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三人：

杨献珍	王恩茂	杨得志	韦国清	罗贵波	张经武
谢觉哉	叶 飞	杨成武	甘泗淇	章汉夫	潘自力
李大章	许世友	帅孟奇	杨 勇	刘 仁	陈锡联
万 毅	张宗逊	周 扬	黄火青	李 涛	陈奇涵
陈漫远	徐子荣	黄欧东	古大存	李志民	刘澜波
苏振华	冯白驹	周保中	吴 德	奎 璧	张德生
区梦觉	范文澜	朱德海	邵式平	张启龙	黄永胜
李坚真	马文瑞	张霖之	张 垚	王世泰	阎红彦
桑吉悦希	张达志	高克林	赛福鼎	廖汉生	洪学智
章 蕴	徐 冰	江渭清	廖鲁言	宋时轮	谭启龙
周 桓	钟期光	陈丕显	赵健民	蔡树藩	钱俊瑞
潘复生	蒋南翔	江 华	韩 光	李 昌	王鹤寿
陈正人					

选举结果宣读完毕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

下午六时四十三分，陈云同志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大会闭幕。

大会闭幕后，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等接见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

下午三时至四时三十分，毛泽东同志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乔治乌—德治、莫古奥罗希、拉乌图、弗拉基米尔、乔洛尤。王稼祥参加了会见。

下午，毛泽东同志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爱德华·奥哈布、奥斯卡·兰格教授、米奇斯瓦夫·马热茨基

里洛克；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于哥夫、迪莫夫、库巴丁斯基。王稼祥参加了会见。

下午，刘少奇同志会见尼泊尔共产党代表团卡马尔·沙阿、沙姆布·拉姆·希雷斯特。乌兰夫、刘宁一参加了会见。

下午五时，周恩来同志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夏基、希尔、艾隆斯、约翰逊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布鲁斯·斯吉尔顿。熊复参加了会见。

下午，陈云同志会见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团费恩伯、抗内尔、海因里希。熊复参加了会见。

下午六时五十五分至七时五分，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政协礼堂举行座谈会。座谈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讨论通过关于分组讨论中央组织机构的组长、副组长名单。

晚七时二十分至四十五分，大会主席团常委、组长、副组长在政协礼堂举行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讨论中央组织机构人选问题。

## 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九十六人（陈绍禹请假），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人（张宗逊、邵式平、潘复生请假）。毛泽东同志主持了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总书记：邓小平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会议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监委书记：董必武。

副书记：刘澜涛、萧华、王从吾、钱瑛、刘锡五。

监委委员十七人：

王从吾、王维舟、王维纲、帅孟奇、刘格平、刘锡五、刘澜涛、李士英、李楚离、萧华、吴溉之、高克林、高扬、马明方、张鼎丞、董必武、钱瑛。

候补委员四人：

王翰、刘其人、李景膺、龚子荣。

(唐群辑)

一九八二年五月

#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 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 委员、中央领导机构 情况的资料

## 一 点 说 明

这篇资料，是中央党校和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的。整理时，主要使用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校保存的材料，没有广泛地收集和研究有关资料。由于材料残缺不全，虽然反复核对考证，一部分名单仍不完全不准确。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后到一九三六年这段时间的有关材料很少甚至没有，且往往前后矛盾。本来想作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订，《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的同志建议先发表出来，供从事党史教学研究的工作者参考和研究，借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 间：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地 点：上海望志路一〇八号（现兴业路一〇六号）。会议将近结束时因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的一只船上把会开完。

出席代表：十二人。实际出席会议的有：

毛泽东 何叔衡 董必武 陈潭秋 李汉俊 李 达  
刘仁静 张国焘 王尽美 邓恩铭 陈公博 包惠僧  
周佛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俄国人）也参加了大会。

党员人数：五十七人。

主要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 第一届中央委员会

陈独秀 张国焘 李 达

中央书记：陈独秀

组织主任：张国焘

宣传主任：李 达

##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

地点：上海。

出席代表：十二人。其中有：

陈独秀 张国焘 蔡和森 谭平山 李震瀛 杨明斋

施存统 李 达 许白昊 罗章龙 王尽美等

党员人数：一百九十五人。

主要决议：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章程。

## 第二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

陈独秀 张国焘 蔡和森 高君宇 邓中夏

中央书记：陈独秀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 间：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至二十日。

地 点：广州。

出席代表：三十人。其中有：

陈独秀 蔡和森 瞿秋白 张国焘 毛泽东 王俊  
罗章龙 何孟雄 刘仁静 王仲一 王用章 徐梅坤  
谭平山 冯菊坡 刘尔松 陈天 张太雷 李大钊  
刘天国 陈涛 林育南 张德惠等

党员人数：四百三十二人。

主要决议：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 第三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

陈独秀 蔡和森 李大钊 毛泽东 王荷波 朱少连  
谭平山 项英 罗章龙

候补委员：

邓培 张连光 徐梅坤 李汉俊 邓中夏

中央局委员：

陈独秀 毛泽东 罗章龙 蔡和森 谭平山

委员长：陈独秀

秘书：毛泽东

会计：罗章龙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党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回上海，中央决定：

谭平山留任驻粤中央委员；王荷波加入中央局为委员。

##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

时间：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地点：上海。

出席代表：二十人，其中有表决权者十四人。代表中有：

陈独秀 蔡和森 谭平山 瞿秋白 周恩来 彭述之

林育南等。

党员人数：九百九十余人

主要决议：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

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

问题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 第四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

陈独秀 李大钊 蔡和森 张国焘 项 英 瞿秋白  
彭述之 谭平山 李维汉

候补委员：

邓 培 王荷波 罗章龙 张太雷 朱锦棠

中央局委员：

陈独秀 彭述之 蔡和森 瞿秋白 张国焘

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中央组织部主任：陈独秀（兼）

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

宣传部委员：蔡和森 瞿秋白

中央工农部主任：张国焘

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 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 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任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任青年团中央工作。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 间：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九日。

地 点：汉口。

出席代表：八十二人。（四届中央委员除李大钊已牺牲外，全都参加了大会。）

其他出席大会的有：

毛泽东 苏兆征 陈乔年 陆 沉 彭 澈 易礼容  
陈延年 李立三 郭 亮 邓中夏 陈潭秋 罗亦农  
张佐臣 庄文恭 杨培森 郑覆他 顾顺章 林 钧  
李震瀛 王根英 陈佑魁 黄锦辉等。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吴廷康、鲍罗廷，职工国际代表罗佐夫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党员人数：五万七千九百余人。

主要决议：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

### 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三十一人：

陈独秀 谭平山 张国焘 李维汉 瞿秋白 蔡和森  
李立三 邓中夏 苏兆征 罗亦农 贺 昌 彭述之  
项 英 向忠发 陈乔年 顾顺章 夏 曦 易礼容  
陈延年 彭 澈 周恩来 赵世炎 刘少奇 任弼时  
恽代英 杨之华 罗 珠 罗章龙 李涤生 张太雷  
杨其珊

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

郭 亮 毛泽东 黄 平 吴雨铭 袁达时 陆 沉  
刘伯庄 毛科文 薛 六 陈潭秋 林育南 庄文恭

李震瀛 王亚璋

中央监察委员会

正式委员：

王荷波 许白昊 杨匏安 张佐臣 刘峻山 周振声  
蔡以忱

候补委员：

杨培森 萧石月 阮啸仙

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独秀 蔡和森 李维汉 瞿秋白 张国焘 谭平山  
苏兆征 李立三 周恩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独秀 张国焘 蔡和森

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秘 书 长：李维汉

组织部长：张国焘

军事部长：周恩来

工人部长：李立三

农民部长：谭平山

1.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缩小为五人：

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

2.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中央委员：

李维汉 瞿秋白 张太雷 邓中夏 任弼时 苏兆征

顾顺章 罗亦农 陈乔年 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

李震瀛 陆沉 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

杨匏安 王荷波  
共青团中央代表：

李子芬 杨善南 陆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达 湖北代表：郑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中央秘书：邓小平  
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会议选举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

正式委员：

苏兆征 向忠发 瞿秋白 罗亦农 顾顺章 王荷波  
李维汉 彭湃 任弼时

候补委员：

邓中夏 周恩来 毛泽东 彭公达 张太雷 张国焘  
李立三

中央政治局常委：

瞿秋白 李维汉 苏兆征

3.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集了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

开除张国焘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开除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开除彭公达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开除陆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开除谭平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开除党籍。

开除杨匏安中央监察委员。

4.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彭述之中央委员。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 间：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

地 点：莫斯科。

出席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表决权者八十四人。代表中有

关向应	华少峰	王若飞	项 英	邓中夏	瞿秋白
周恩来	张国焘	蔡 畅	杨 殷	李立三	苏兆征
阮啸仙	邓颖超	刘坚予	夏 曦	蔡和森	王仲一
罗 明	孟 坚	王藻文	向忠发	任 旭	罗章龙
甘卓棠	温裕成	王凤飞	余茂怀	李子芬等	

党员人数：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

主要决议：

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章。

**主席团：**

曾文甫 项 英 徐锡根 余茂怀 关向应 向忠发  
王凤飞 李立三 王 灼 蔡和森 杨 殷 邓中夏  
胡福田 周秀珠 毛简青 王藻文 苏兆征 周恩来  
瞿秋白 斯大林 布哈林

**秘书长：**周恩来

**副秘书长：**黄 平 罗章龙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苏兆征 周恩来 王仲一 杨 殷 徐锡根 李子芬  
毛简青

**主席：**苏兆征

**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

杨福涛 顾顺章 向忠发 彭 洋 徐锡根 卢福坦  
李涤生 张金保 苏兆征 关向应 罗登贤 毛泽东  
杨 殷 周恩来 李 源 蔡和森 项 英 任弼时  
余茂怀 王藻文 瞿秋白 李立三 张国焘

**候补中央委员：**

徐兰芝 王凤飞 王 灼 唐宏经 刘坚予 夏文法  
史文彬 李子芬 周秀珠 甘卓棠 邓中夏 罗章龙  
王仲一

中央审查委员会

正式委员：

孙津川 刘少奇 阮啸仙

候补委员：

叶开寅 张昆弟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九日，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召开。除在国内的中央委员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二人和王藻文请假外，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其中有：

中央委员：

向忠发 苏兆征 项 英 周恩来 瞿秋白 李立三  
张国焘 杨 殷 徐锡根 余茂怀 蔡和森 关向应

候补委员：

李子芬 刘坚予 徐兰芝 周秀珠 邓中夏 罗章龙  
王凤飞 王 灼 甘卓棠 唐宏经 王仲一

会议决定政治局委员为十四人，正式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七人。选举结果是：

正式委员：

苏兆征 项 英 周恩来 向忠发 瞿秋白 蔡和森  
张国焘

候补委员：

关向应 李立三 罗登贤 彭 洵 杨 殷 卢福坦  
徐锡根

中央政治局常委：

正式委员：

苏兆征 向忠发 项 英 周恩来 蔡和森

候补委员：

李立三 徐锡根 杨 殷

七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向忠发 苏兆征 周恩来 瞿秋白 项 英 蔡和森

关向应 张国焘 杨 殷 徐锡根 李立三

国际代表米夫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了中央及各部、委的组织与分工如下：

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向忠发

中央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

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

中央军事部部长：杨 殷

中央工委(书记)：苏兆征

中央农委(书记)：李立三

中央妇委(书记)：张金保

1.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开除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正式常委职务；李立三补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和政治局正式常委。

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和王仲一候补中央委员，待二中全会批准或追认。

2.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列席会议的六人。其中有：

周恩来 罗登贤 周秀珠 向忠发 关向应 项 英  
卢福坦 徐锡根 贺 昌 张金刃 吴雨铭等。

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和开除王仲一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

3. 一九三〇年六月九、十两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向忠发、李立三、关向应、项 英。李维汉、温裕成也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的报告；六月十一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约于七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十四人是：

李立三 邓中夏 吴振鹏 陆定一 刘伯坚 徐锡根  
向忠发 李维汉 王克全 余 飞 陈 郁 袁炳辉 罗  
章龙 潘向友

主席团：

向忠发 李立三 徐锡根 袁炳辉

八月十九日，总行委主席团开会，决定将总行委的人数由十四人扩大到二十一人，主席团由四人扩大为七人。

总行委委员：

李立三 邓中夏 吴振鹏 陆定一 刘伯坚 徐锡根  
向忠发 李维汉 王克全 余 飞 周恩来 瞿秋白  
项 英 陈 郁 袁炳辉 罗章龙 关向应 罗登贤  
贺 昌 温裕成 潘向友

总行委主席团：

向忠发 李立三 周恩来 袁炳辉 瞿秋白 顾顺章  
徐锡根

4.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中央审查委员和候补委员二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苏省委、共青团以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二十人：

中央委员：

向忠发 徐锡根 张金保 罗登贤 周恩来 项 英  
余 飞 瞿秋白 李立三 顾顺章

候补中央委员：

王凤飞 史文彬 周秀珠 罗章龙

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

候补审查委员：张昆弟

各地方和各单位代表有：

贺 昌 陈 郁 邓 发 李维汉 林育英 陈 云  
王克全 李富春 温裕成 袁炳辉 陆定一 胡均鹤  
吴振鹏 聂荣臻 潘向友 邓颖超等

会议主席团：

向忠发 周恩来 顾顺章 罗登贤 项 英 徐锡根  
温裕成

会议鉴于“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已出缺七人(苏兆征病故，杨福涛、彭湃、李源、杨殷牺牲，李涤生叛变，王藻文被开除)，候补委员出缺四人(刘坚予、夏文法、甘卓棠牺牲，王仲一被开除)，中央政治局提议补选中央委员七人，候补中央委员由“六大”的十三人增加为十七人，即补选八人。

三中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提议。补选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

温裕成 李维汉 陈 郁 徐炳根 陆文治 贺 昌  
邓 发

候补中央委员八人。连同原有的“六大”选出的候补委员九人，名单顺序是：

王凤飞 李子芬 周秀珠 邓中夏 袁炳辉(补选) 陈  
云(补选) 林育英(补选) 王克全(补选) 朱德(补选)  
黄平(补选) 恽代英(补选) 陈潭秋(补选) 徐兰芝  
唐宏经 史文彬 罗章龙 王 灼

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

正式委员：

向忠发 项 英 周恩来 瞿秋白 李立三 关向应  
张国焘

候补委员：

罗登贤 徐锡根 卢福坦 温裕成 李维汉 顾顺章  
毛泽东

全会补选中央审查委员二人：宁迪卿、康 生。

5.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候补委员八人，其他出席者十五人。

中央委员：

向忠发 关向应 温裕成 任弼时 贺 昌 李维汉  
余 飞 徐锡根 瞿秋白 罗登贤 张金保 顾顺章  
陈 郁 周恩来

候补委员：

袁炳辉 陈 云 史文彬 周秀珠 罗章龙 王凤飞  
王克全 徐兰芝

其他参加会议的十五人：

顾作霖 夏 曜 陈原道 王稼祥 陈绍禹 秦邦宪  
沈先定 何孟雄 沈泽民 韩连会 邱泮林 徐畏三  
柯庆施 萧道德 袁乃祥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席团：

向忠发 徐锡根 罗登贤 任弼时 陈 郁

四中全会决定：

退出中央政治局三人：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

退出中央委员会二人：李维汉、贺 昌。

全会补选中央委员五人：刘少奇 陈绍禹 沈先定

徐畏三 韩连会

决定原候补中委递补为正式中委四人：陈 云、王克全、徐兰芝、王凤飞。

补选候补中委四人：王荩仁、夏 曜、沈泽民、曾炳春。

到此为止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正式中央委员：

顾顺章 向忠发 徐锡根 卢福坦 张金保 关向应  
罗登贤 毛泽东 周恩来 蔡和森 项 英 任弼时  
余茂怀 瞿秋白 李立三 张国焘 温裕成 陈 郁  
徐炳根 陆文治 邓 发 王克全 徐兰芝 王凤飞

陈 云 韩连会 刘少奇 陈绍禹 沈先定 徐畏三  
候补中央委员：

李子芬 周秀珠 邓中夏 袁炳辉 林育英 朱 德  
黄 平 恽代英 陈潭秋 唐宏经 史文彬 罗章龙  
王 灼 夏 曦 沈泽民 王荩仁 曾炳春

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  
正式委员：

向忠发 项 英 徐锡根 张国焘 陈 郁 周恩来  
卢福坦 任弼时 陈绍禹

候补委员：

罗登贤 关向应 王克全 刘少奇 温裕成 毛泽东  
顾顺章

总书记：向忠发

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七、八月间，被开除候补中央委员和党籍的有：罗章龙、唐宏经、史文彬。

被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的有：张金保、韩连会。

被开除中央委员的有：王克全、王凤飞。

被捕叛变的中央委员有：向忠发、顾顺章。

牺牲的候补中央委员有：恽代英。

被捕牺牲的中央委员有：蔡和森。

6. 一九三一年九月临时中央成立，主要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同时，补选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秦邦宪、张闻天、康生为中央委员。秦邦宪成了事实上的总书记。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六届五中全会之间，牺牲的中央委员有罗登贤。

牺牲的候补中央委员有：邓中夏、夏 曦、沈泽民。

叛变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徐锡根、余 飞、袁炳辉、黄 平。

脱党的候补中央委员有王 灼。

7.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并有一些省的代表参加。全会增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

增选正式中委：王稼祥、凯 丰。

增选候补中委：彭德怀 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孔 原

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

正式委员：

秦邦宪 张闻天 周恩来 王稼祥 项 英 陈 云  
陈绍禹 康 生 任弼时 张国焘 毛泽东

候补委员：

刘少奇 朱 德 关向应 邓 发 凯 丰

总书记：秦邦宪

8.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红军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稼祥 毛泽东 陈 云 张闻天 周恩来 秦邦宪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朱德 刘少奇 凯丰 邓发

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治委员）、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伍修权（李德翻译）、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会议决定：

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后不久又决定以张闻天代替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一九三五年二月瞿秋白在长汀被捕，六月十八日牺牲。

9.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到政治局工作。

10.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以十一人组成党中央军委：

朱德 彭德怀 任弼时 林彪 贺龙 刘伯承

张国焘 徐向前 毛泽东 叶剑英 周恩来

军委书记：毛泽东

副书记：朱德 周恩来

11.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陈绍禹 张闻天 项英  
秦邦宪 康生 王稼祥 彭德怀 刘少奇 陈云  
关向应 林育英 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参加会议的还有：

贺龙 邓小平 罗荣桓 彭真 潘汉年 徐特立  
曾山 吴玉章 张文彬 朱理治 贾拓夫 林伯渠  
谢觉哉 冯文彬 李昌 林彪 罗瑞卿 滕代远  
萧劲光 谭政 郭述申 高自立 高岗 成仿吾  
高文华 柯庆施 孟庆树 曹轶欧 萧克 杜理卿  
徐海东 宋一平 谭余保 涂振农 李六如 程子华

主席团：

毛泽东 王稼祥 康生 周恩来 朱德 彭德怀  
秦邦宪 刘少奇 张闻天 陈云 陈绍禹 项英

秘书长：李富春

秘书：杨松 王首道 陈刚

会议全体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的提议，增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会议还决定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不作变动，待七次大会时再重新选举。

12.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在延安召开六届七中全会。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任弼时 周恩来 康生  
彭德怀 张闻天 邓发 陈云 秦邦宪 李富春  
吴玉章 杨尚昆 陈郁 李维汉 孔原

参加会议的还有：

彭真 高岗 贺龙 林彪 叶剑英 陈毅  
刘伯承 聂荣臻 朱瑞 徐向前 谭政

在开幕会上，刘少奇提议、全体通过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会议决定：

恢复张金保的中央委员资格。

##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

地点：延安。

出席代表：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

党员人数：一百二十一万人。

通过事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党章。

主席团：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林伯渠 彭德怀  
康生 陈云 陈毅 贺龙 徐向前 高岗  
张闻天 彭真 任弼时

主席团常委：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大会秘书长：任弼时

副秘书长：李富春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彭真 林彪 刘伯承 陈毅 李富春 高岗  
林枫 叶剑英 林伯渠 贺龙 罗贵波 周士悌  
聂荣臻 刘澜涛 薄一波 王从吾 朱瑞 黄春圃  
张鼎丞 刘晓 陈铁铮 陈光

主任：彭真

##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任弼时 林伯渠 林彪  
董必武 陈云 徐向前 关向应 陈潭秋 高岗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罗荣桓 康生 彭真  
王若飞 张云逸 贺龙 陈毅 周恩来 刘伯承  
郑位三 张闻天 蔡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山  
叶剑英 聂荣臻 彭德怀 邓子恢 吴玉章 林枫  
滕代远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薄一波

陈绍禹 秦邦宪  
候补中央委员：

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王首道 黎玉  
邓颖超 陈少敏 刘晓 谭政 程子华 刘长胜  
粟裕 王震 宋任穷 张际春 云泽(乌兰夫)  
赵振声 王维舟 万毅 古大存 曾镜冰 陈郁  
马明方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张宗逊 陈赓  
王从吾 习仲勋 萧劲光 刘澜涛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在延安举行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党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陈云  
康生 高岗 彭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中央委员会 }  
中央政治局 } 主席：毛泽东  
中央书记处 }  
中央秘书长：任弼时  
副秘书长：李富春

1.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陈毅

聂荣臻 贺 龙 徐向前 刘伯承 林 彪 叶剑英  
主 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总参谋长：彭德怀  
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  
副 主 任：程子华

2.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列席会议的十一人。

会议决定递补候补中央委员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

3.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六月九日，在北京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补选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4.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

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各项职务。

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并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

王从吾 王维舟 吴溉之 李士英 帅孟奇 徐立清  
马明方 高克林 高 扬 张鼎丞 董必武 刘锡五

刘澜涛 钱瑛 谭政  
候补委员：

王维纲 王翰 朱明 李景膺 梁国斌 龚子荣  
书 记：董必武

副书 记：刘澜涛 谭政 王从吾 钱瑛 刘锡五

5.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北京召开七届五中全会。会议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

6.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会议决定递补候补中央委员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中央委员。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 间：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地 点：北京。

出席代表：正式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候补代表一百零七人。

党员人数：一千零七十三万人。

通过事项：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主席团：

习仲勋	毛泽东	王稼祥	邓小平	邓子恢	邓颖超
叶剑英	帅孟奇	刘少奇	刘伯承	刘格平	刘澜涛
朱德	李井泉	李先念	李雪峰	李富春	宋任穷
吴玉章	陈云	陈少敏	陈伯达	陈郁	陈毅
陆定一	周恩来	周扬	罗荣桓	罗瑞卿	林伯渠
林彪	林枫	林铁	欧阳钦	郑位三	胡耀邦
柯庆施	徐向前	徐特立	陶铸	马明方	乌兰夫
张云逸	张闻天	张鼎丞	张德生	康生	黄克诚
黄敬	彭真	彭德怀	贺龙	杨秀峰	贾拓夫
董必武	廖承志	钱瑛	蔡畅	赖若愚	薄一波
聂荣臻	谭政	谭震林			

主席团常委：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康生
彭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林彪
邓小平					

秘书处：

王稼祥	邓小平	刘宁一	刘澜涛	李雪峰	宋任穷
林枫	胡乔木	马明方	张际春	杨尚昆	谭政
谭震林					

秘书长：邓小平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王恩茂 邓颖超 安子文 李井泉 李雪峰 宋任穷  
吴芝圃 林 枫 林 铁 欧阳钦 柯庆施 徐向前  
陶 铸 马明方 乌兰夫 张德生 张鼎丞 黄克诚  
黄欧东 贺 龙 舒 同 杨尚昆 蔡 畅 谢富治  
谭 政 龚子荣

主任：董必武

副主任：谭震林 刘澜涛

##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中央委员：

毛泽东 刘少奇 林伯渠 邓小平 朱 德 周恩来  
董必武 陈 云 林 彪 吴玉章 陈伯达 蔡 畅  
李富春 罗荣桓 徐特立 陆定一 罗瑞卿 徐向前  
邓颖超 刘伯承 陈 毅 彭德怀 廖承志 李先念  
陈 贲 聂荣臻 林 枫 张鼎丞 彭 真 乌兰夫  
黄克诚 滕代远 萧劲光 谭 政 柯庆施 粟 裕  
贺 龙 王首道 王维舟 邓子恢 李克农 杨尚昆  
叶剑英 宋任穷 张云逸 刘 晓 李维汉 王稼祥  
康 生 叶季壮 刘澜涛 刘宁一 薄一波 胡乔木  
杨秀峰 舒 同 赖若愚 张际春 程子华 陈 郁  
刘长胜 伍修权 萧 克 钱 瑛 王从吾 邓 华  
马明方 张闻天 谭震林 刘亚楼 李雪峰 陈少敏  
李葆华 许光达 王 震 曾 山 林 铁 郑位三

徐海东 萧 华 胡耀邦 赵尔陆 欧阳钦 习仲勋  
刘格平 谢富治 安子文 贾拓夫 李立三 黄 敬  
李井泉 吴芝圃 吕正操 王树声 陶 铸 曾希圣  
陈绍禹

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三人

杨献珍 王恩茂 杨得志 韦国清 罗贵波 张经武  
谢觉哉 叶 飞 杨成武 甘泗淇 章汉夫 潘自力  
李大章 许世友 帅孟奇 杨 勇 刘 仁 陈锡联  
万 毅 张宗逊 周 扬 黄火青 李 涛 陈奇涵  
陈漫远 徐子荣 黄欧东 古大存 李志民 刘澜波  
苏振华 冯白驹 周保中 吴 德 奎 璞 张德生  
区梦觉 范文澜 朱德海 邵式平 张启龙 黄永胜  
李坚真 马文瑞 张霖之 张 垚 王世泰 阎红彦  
桑吉悦希 张达志 高克林 赛福鼎 廖汉生  
洪学智 章 蕴 徐 冰 江渭清 廖鲁言 宋时轮  
谭启龙 周 桓 钟期光 陈丕显 赵健民 蔡树藩  
钱俊瑞 潘复生 蒋南翔 江 华 韩 光 李 昌  
王鹤寿 陈正人

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九十六人，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人。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陈 云

总书记：邓小平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陈 云 邓小平 林 彪 林伯渠 董必武 彭 真  
罗荣桓 陈 毅 李富春 彭德怀 刘伯承 贺 龙  
李先念

候补委员：

乌兰夫 张闻天 陆定一 陈伯达 康 生 薄一波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陈 云 邓小平  
中央书记处书记：

邓小平 彭 真 王稼祥 谭震林 谭 政 黄克诚  
李雪峰

候补书记：

刘澜涛 杨尚昆 胡乔木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从吾 王维舟 王维纲 帅孟奇 刘格平 刘锡五  
刘澜涛 李士英 李楚离 萧 华 吴溉之 高克林  
高 扬 马明方 张鼎丞 董必武 钱 瑛

候补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翰 刘其人 李景膺 龚子荣

书 记：董必武

副书 记：刘澜涛 萧 华 王从吾 钱 瑛 刘锡五

1.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二中全会。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会议上，补选了二十五名候补中央委员。当选人是(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任重 张仲良 陶鲁笳 彭 涛 刘建勋 赵毅敏

孔原 唐亮 刘子厚 张苏 杨一辰 汪锋  
周小舟 方毅 王尚荣 刘震 张平化 张劲夫  
韩先楚 李颉伯 廖志高 赵伯平 孙志远 张爱萍  
姚依林

2.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八届五中全会。

全会增选：

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  
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

杨献珍、王恩茂由中央候补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

3.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十二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八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三十三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增选：

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决定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委员：

张云逸（并任副书记） 陈少敏 陈奇涵 李坚真  
王世英 方仲如 刘亚雄 伍云甫 朱良才 吉雅泰

吴德峰 李运昌 周士第 周纯全 陈 刚 马国瑞  
袁任远 郭述申 杨之华 谭余保 张子意  
候补委员：

王鹤寿 孔石泉 刘慎之 刘永生 丘 金 朱涤新  
李培之 李合邦 李干辉 周仲英 陈 鹏 陈先瑞  
陈曾固 郑 平 张稼夫 喻缦云 廖苏华 赖 毅  
薛子正 龚逢春 李梦龄

会议决定：

免除刘澜涛的副书记职务；

免除刘格平的委员职务；

改选龚子荣为正式委员；

撤销王翰、刘其人的候补委员职务。

4.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上述决定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全会并决定：

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5.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次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

生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全会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调整了中央机构的成员。

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批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

递补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为中央委员。

6.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四十人。

会议决定候补中央委员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刘子厚、吴德、李大章递补为中央委员。

会议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 间：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

地 点：北京。

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

通过事项：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中国共产党章程》

大会主席团（一百七十六人）

主 席：毛泽东

副 主 席：林 彪

秘 书 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 生	江 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 群	汪东兴	温玉成	董必武
刘伯承	朱 德	陈 云	李富春	陈 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于会泳	王 体	王 震
王世藩	王进喜	王克京	王秀珍	王秉璋	王洪文
王效禹	王淮湘	王景升	王辉球	王超柱	马 毅
马福全	孔石泉	韦国清	天 宝	毛泽仁	邓子恢
邓颖超	龙书金	田华贵	皮定钧	刘 丰	刘兴元
刘庆棠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格平	刘盛田

刘锡昌	华国锋	华银凤	孙秀兰	孙淑琴	买仁虎
江礼银	年四旺	冯全民	朱光亚	任 荣	许世友
杜 平	邱会作	杨育才	杨春甫	杨桂芳	杨得志
吴 涛	吴 德	吴金全	吴学珍	汪家道	萧劲光
李大章	李天佑	李四光	李玉英	李再含	李守林
李作鹏	李定山	李桂英	李雪峰	李瑞山	李德生
吕玉兰	宗希云	洗恒汉	周建人	周丽琴	金祖敏
罗锡康	郑维山	张日清	张云逸	张达志	张生堂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西挺	张体学	张连友	张国华
张泗洲	张恒云	张英才	张耀祠	张富贵	张鼎丞
陈 郁	陈士榘	陈永贵	陈代富	陈爱娥	陈敢峰
陈锡联	胡世全	胡良才	胡修道	南 萍	范文澜
姚连蔚	映 宗	袁升平	浩 亮	徐海东	徐道义
徐景贤	聂元梓	唐岐山	唐金枝	殷维臣	顾阿桃
钱学森	尉凤英	梁兴初	康健民	郭沫若	寇秋枝
曹轶欧	曾 山	曾绍山	曾思玉	曾雍雅	彭 冲
彭贵和	黄连成	黄象和	韩先楚	程世清	舒积成
粟 裕	董明会	隆光前	解学恭	谢家塘	赛福鼎
黎 原	樊孝菊	蔡 畅	蔡协斌	蔡树梅	滕代远
滕海清	潘天福	潘复生	谭甫仁	魏秉奎	

##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

毛泽东 林 彪(以下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

丁 盛	于 桑	马福全	王 震	王白旦	王进喜
王宏坤	王秀珍	王秉璋	王国藩	王洪文	王树声
王首道	王效禹	王淮湘	王超柱	王辉球	王新亭
邓子恢	邓颖超	韦国清	天 宝	孔石泉	叶 群
叶剑英	龙书金	邝任农	田华贵	申茂功	皮定钧
刘 丰	刘 伟	刘子厚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结挺	刘格平	刘盛田	刘锡昌
江 青	江礼银	江拥辉	江燮元	朱 德	华国锋
许世友	任思中	年继荣	纪登奎	陈 云	陈 郁
陈 康	陈 毅	陈士榘	陈永贵	陈先瑞	陈伯达
陈奇涵	陈锡联	李 强	李 震	李大章	李天佑
李水清	李四光	李先念	李作鹏	李顺达	李素文
李雪峰	李富春	李瑞山	李德生	吴 涛	吴 德
吴大胜	吴法宪	吴桂贤	吴瑞林	吕玉兰	张才千
张天云	张云逸	张达志	张池明	张体学	张国华
张恒云	张春桥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张翼翔
汪东兴	邱创成	邱会作	邱国光	杨春甫	杨得志
杨富珍	杜 平	苏 静	萧劲光	余秋里	周 兴
周赤萍	周建人	周恩来	郑维山	宝日勒岱	
范文澜	宗希云	洗恒汉	胡继宗	姚文元	南 萍
饶兴礼	耿 飚	徐向前	徐海东	徐景贤	聂荣臻
唐岐山	唐忠富	钱之光	郭沫若	袁升平	倪志福
夏邦银	莫显耀	高维嵩	梁兴初	康 生	黄 镇
黄永胜	曹里怀	曹轶欧	尉凤英	鹿田计	曾 山
曾绍山	曾国华	曾思玉	彭绍辉	鲁瑞林	韩先楚

栗 裕 温玉成 董必武 董明会 程世清 谢家祥  
谢富治 赖际发 解学恭 谭甫仁 赛福鼎 蔡 畅  
蔡协斌 蔡树梅 滕代远 滕海清 潘世告 潘复生  
魏秉奎

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

七林旺丹 马天水 王 体 王 新 王六生  
王光临 王志强 王恩茂 王维国 方 铭 方 豹  
邓 华 韦祖珍 尤太忠 文香兰 石少华 冯占武  
央 宗 刘西尧 刘春樵 刘浩天 刘振华 朱光亚  
华林森 达 洛 肉孜吐尔迪 阮泊生 陈仁麒  
陈华堂 陈励耘 陈和发 陈敢峰 李 立 李化民  
李书茂 李再含 李守林 李定山 李跃松 吴 忠  
吴纯仁 吴金全 吕 和 吕存姐 张日清 张世忠  
张令彬 张延成 张江霖 张西挺 张秀川 张泗洲  
张英才 张积慧 汪家道 杨俊生 杨焕民 宋双来  
岑国荣 罗元发 罗春悌 罗锡康 郑三生 金祖敏  
易耀彩 胡 炜 胡良才 姚连蔚 赵 峰 赵兴元  
赵启民 耿起昌 徐 驰 聂元梓 唐 亮 钱学森  
郭玉峰 郭宏杰 梁锦棠 康 林 康健民 黄文明  
黄成连 黄作珍 黄志勇 黄荣海 崔修范 崔海龙  
阎仲川 盘美英 隆光前 曾雍雅 彭 冲 彭贵和  
鲁大东 韩 英 傅传作 焦林义 舒积成 蒋宝娣  
谢家塘 谢望春 蓝亦农 蓝荣玉 谭启龙 裴周玉  
樊孝菊 樊德玲 黎 原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

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体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全体候补中央委员都列席了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 周恩来  
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叶群等人叛逃，机毁人亡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温都尔汗地区。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地点：北京。

出席代表：一千二百四十九人。

党员人数：二千八百万。

通过事项：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章程》

大会主席团(一百四十八人)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秘书长：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汪东兴	华国锋	吴 德
丁 盛	马天水	马 宁	马金花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	王 体	王 震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桢
王秀珍	王淮湘	王德山	巴 桑	尤太忠	毛远新
韦国清	韦彩猷	文香兰	瓦力斯江·吐尔地		
白如冰	皮定钧	玄顺姬	任 荣	刘子厚	刘兴元
刘庆棠	刘建勋	刘春樵	乌兰夫	孙玉国	江礼银
朱光亚	朱克家	朱秀峰	朱明仓	华林森	年继荣
邢燕子	陈 云	陈永贵	陈先瑞	孜 牙	杜 平
杨 勇	杨得志	李大章	李志民	李秀兰	李素文
李瑞山	张凤英	张平化	张世忠	张达志	张江霖
张延成	张秀芝	张体学	张恒云	张宗逊	张洪池

吕玉兰	吕存姐	吴向必	吴桂贤	时克启	宋佩璋
余秋里	佟纯良	汪家道	余积德	苏振华	周 兴
周一良	周建人	周丽琴	宝日勒岱		洗恒汉
林丽韫	金祖敏	赵紫阳	郝建秀	浩 亮	耿 飚
徐向前	徐景贤	郭宏杰	郭沫若	倪志福	唐岐山
唐忠富	唐闻生	海呷子	钱学森	聂荣臻	秦基伟
诸惠芬	梅小丫	尉凤英	黄林英	盘美英	曹轶欧
曹莲凤	康健民	梁锦棠	姬鹏飞	彭 冲	韩 英
韩先楚	粟 裕	解学恭	曾绍山	曾思玉	谢振华
谢静宜	董明会	雷桂梅	谭启龙	赛福鼎	蔡 畅
蔡协斌	蔡树梅	潘世告	鲁瑞林	樊德玲	魏秉奎

## 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五人

毛泽东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 盛	丁可则	丁国钰	马 宁	马天水	于 桑
于会泳	于洪亮	王 谦	王 震	王必成	王宏坤
王秀珍	王国藩	王洪文	王树声	王首道	王淑珍
王淮湘	王超柱	王稼祥	天 宝	巴 桑	方 毅
邓小平	邓颖超	尤太忠	孔石泉	孔照年	乌兰夫
韦国清	冯 铉	司马义·艾买提		白如冰	田华贵
田维新	皮定钧	叶剑英	刘 伟	刘子厚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盛田	刘湘屏

刘锡昌	江 青	江礼银	江拥辉	江燮元	朱 德
朱穆之	许世友	吕玉兰	安平生	庄则栋	华国锋
华林森	乔冠华	任思忠	年继荣	纪登奎	邢燕子
陈 云	陈 郁	陈 康	陈士榘	陈永贵	陈先瑞
陈奇涵	陈锡联	陈慕华	杜 平	李 达	李 强
李 震	李大章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任之	李先念
李志民	李顺达	李素文	李葆华	李富春	李瑞山
李德生	谷 牧	杨 勇	杨春甫	杨得志	吴 涛
吴 德	吴大胜	吴桂贤	苏 静	苏振华	张才千
张云逸	张平化	张达志	张池明	张延成	张体学
张宗逊	张恒云	张洪池	张树芝	张春桥	张维民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张翼翔	汪东兴	萧劲光
岑国荣	宋佩璋	余秋里	周 兴	周宏宝	周丽琴
周纯麟	周建人	周恩来	宝日勒岱		宗希云
林丽韫	罗青长	罗锡康	洗恒汉	金祖敏	姚文元
饶兴礼	段君毅	祝家耀	胡继宗	赵紫阳	耿 騞
耿起昌	钱之光	钱正英	郭玉峰	郭宏杰	郭沫若
徐向前	徐景贤	夏邦银	唐岐山	唐忠富	倪志福
聂荣臻	莫显耀	秦基伟	陶鲁笳	姬鹏飞	康 生
黄 华	黄 镇	尉凤英	鹿田计	曹里怀	曹轶欧
崔海龙	梁锦棠	韩 英	韩先楚	粟 裕	董必武
董明会	傅传作	焦林义	曾绍山	曾思玉	彭绍辉
谢家祥	谢静宜	鲁瑞林	解学恭	蔡 畅	蔡 嚏
蔡协斌	蔡树梅	滕代远	谭启龙	谭震林	廖承志
赛福鼎	潘世告	樊德玲	魏秉奎		

## 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二十四人

卜谷香	七林旺丹	马 明	马小六	马立新	
马金花	邓 华	王 体	王 谦	王六生	王光临
王百得	王志强	王美季	王景生	王德山	文香兰
叶 飞	央 宗	石少华	厉日耐	冯占武	冯品德
申茂功	卢忠阳	白栋材	江 华	江渭清	吕 和
吕存姐	任 荣	达 洛	孙 健	孙玉国	刘西尧
刘光涛	刘春樵	刘振华	向仲华	朱光亚	朱克家
肉孜·吐尔迪		阮泊生	萧 克	吴 忠	吴从树
吴玉德	吴向必	吴金全	杨 贵	杨大易	杨坡兰
杨俊生	杨富珍	陈玉宝	陈代富	陈和发	陈佳忠
陈佩珍	李化民	李守林	李定山	李祖根	李跃松
张令彬	张怀连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英才	张林池
张国权	张泗洲	张积慧	宋双来	宋庆友	宋时轮
陆金龙	汪家道	汪湘君	余积德	郑三生	林李明
罗春悌	胡 炜	胡良才	胡金娣	赵 峰	赵兴元
赵辛初	姚连蔚	姚依林	徐 驰	唐 亮	唐克碧
唐闻生	铁 瑛	贾那布尔		钱学森	高淑兰
诸惠芬	郭耀卿	康 林	康健民	黄文明	黄成连
黄作珍	黄知真	黄炳秀	黄荣海	隆光前	崔修范
盘美英	彭 冲	彭贵和	鲁大东	蒋宝娣	谢家塘
谢振华	谢望春	廖志高	裴周玉	黎 原	樊孝菊
薛金莲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吴桂贤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1.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议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2.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同志逝世。

3.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同时，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4.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朱德同志逝世。

5.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处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待十届三中全会予以追认。

6.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一些地方和军队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全会一致通过了追认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

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 间：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地 点：北京。

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人。)

党员人数：三千五百余万。

通过事项：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叶剑英：《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中国共产党章程》

大会主席团(二百二十三人)

主 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秘书长：汪东兴(兼)(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可则 丁国钰 于 桑 于洪亮 万 达 万 里

马 力	马 辉	马兴元	马金花	马荣莉	天 宝
王 平	王 昆	王 谦	王 猛	王 谦	王 震
王一平	王必成	王光宇	王秀秀	王治秋	王茂全
王林鹤	王金友	王首道	王恩茂	王超柱	韦国清
尤太忠	毛致用	乌布利	乌兰夫	方 毅	邓颖超
孔 原	孔石泉	孔宪武	孔照年	巴 桑	叶 飞
卢忠阳	白如冰	白栋材	冯 铉	司马义 ·	艾买提
邢燕子	吕玉兰	吕正操	吕存姐	乔晓光	朱光亚
朱穆之	伍修权	任 荣	任仲夷	任思忠	刘 伟
刘 震	刘子厚	刘光涛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建勋
刘春樵	刘锡昌	江 华	江礼银	江拥辉	江渭清
池必卿	安平生	关泽海	关晓红	许世友	许家屯
阮泊生	纪登奎	杜义德	杨 勇	杨成武	杨易辰
杨得志	杨湘琴	苏 静	苏振华	苏毅然	李 冰
李 强	李子元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世俊	李任之
李志民	李启德	李昌安	李维康	李葆华	李瑞山
李德生	萧 华	萧 克	萧劲光	吴 德	吴火金
吴全清	吴冷西	吴桂贤	吴梅英	何广乾	余秋里
谷 牧	希候巴	汪 锋	汪明章	宋 平	宋时轮
张才千	张玉华	张平化	张立宪	张廷发	张劲夫
张炳嬉	张桂金	张爱萍	张铚秀	张福恒	张鼎丞
张耀词	陈 云	陈丕显	陈永林	陈永贵	陈伟达
陈奇涵	陈国栋	陈锡联	陈福汉	陈慕华	陈璞如
林乎加	林李明	林丽韫	罗青长	罗瑞卿	金明汉
周子建	周纯麟	周建人	周培源	宝日勒岱	

柯 恽	胡耀邦	郝建秀	赵志坚	赵苍璧	赵辛初
赵紫阳	段君毅	饶兴礼	娄凤英	姚依林	秦基伟
耿 飚	耿起昌	聂荣臻	贾那布尔		钱之光
钱正英	钱学森	铁 瑛	倪志福	徐向前	徐寅生
郭凤莲	郭玉峰	郭沫若	郭耀卿	唐 克	姬鹏飞
黄 华	黄 镇	黄欧东	黄知真	曹里怀	曹轶欧
康世恩	康克清	鹿田计	梁必业	韩 英	韩先楚
彭 冲	彭绍辉	蒋宝娣	覃应机	粟 裕	储 江
焦林义	鲁大东	曾绍山	曾思玉	解学恭	蔡 畅
蔡 喻	廖汉生	廖志高	廖承志	赛福鼎	谭启龙
谭震林	樊德玲	潘时兴	霍士廉	戴光前	

##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

华国锋(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可则	丁国钰	于 桑	于明涛	于洪亮	万 达
万 里	马 力	马 辉	马文瑞	马兴元	天 宝
王 平	王 谦	王 猛	王 谦	王 震	王一平
王世泰	王必成	王光宇	王秀秀	王茂全	王林鹤
王国藩	王首道	王恩茂	王超柱	韦国清	尤太忠
毛致用	乌兰夫	方 毅	邓小平	邓颖超	孔 原
孔石泉	孔照年	巴 桑	叶 飞	叶剑英	白如冰
白栋材	冯 铉	司马义·艾买提		邢燕子	吕玉兰
吕正操	乔晓光	朱光亚	朱穆之	伍修权	任 荣

任仲夷	任思忠	刘伟	刘震	刘子厚	刘光涛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建勋	刘春樵	刘锡昌	江华
江礼银	江拥辉	江渭清	池必卿	安平生	许世友
许家屯	阮泊生	纪登奎	杜义德	杨勇	杨成武
杨易辰	杨得志	杨静仁	苏静	苏振华	苏毅然
李达	李强	李子元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世俊
李先念	李任之	李志民	李启明	李葆华	李瑞山
李德生	萧华	萧克	萧劲光	吴德	吴全清
吴桂贤	余秋里	谷牧	希候巴	汪锋	汪东兴
汪明章	宋平	宋时轮	张才千	张玉华	张平化
张立宪	张廷发	张劲夫	张爱萍	张铚秀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陈云	陈丕显	陈永贵	陈伟达
陈奇涵	陈国栋	陈锡联	陈福汉	陈慕华	陈璞如
林乎加	林李明	林丽韫	罗青长	罗瑞卿	周纯麟
周建人	宝日勒岱		宗希云	胡立教	胡耀邦
郝建秀	赵志坚	赵苍璧	赵辛初	赵紫阳	段君毅
饶兴礼	姚依林	贺诚	秦基伟	耿飚	耿起昌
聂凤智	聂荣臻	钱之光	钱正英	铁瑛	倪志福
徐向前	郭玉峰	郭沫若	唐克	姬鹏飞	黄华
黄镇	黄欧东	黄知真	曹里怀	曹轶欧	康世恩
康克清	鹿田计	梁必业	韩英	韩先楚	彭冲
彭绍辉	覃应机	粟裕	程子华	储江	焦林义
鲁大东	曾绍山	曾思玉	解学恭	蔡畅	蔡啸
廖汉生	廖志高	廖承志	赛福鼎	谭启龙	谭震林
樊德玲	薛金达	霍士廉	戴光前		

## 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二人

丁长华	七林旺丹	卜谷香	马 明	马金花	
马思忠	王六生	王扶之	王君绍	王尚荣	王金山
王金友	王金玲	仁增旺杰		毛信贤	文香兰
邓 华	厉日耐	左崇义	卢忠阳	申茂功	冉桂英
冯占武	冯品德	肉孜·吐尔迪		吕 和	吕存姐
吕需国	朱绍清	向仲华	任质斌	刘西尧	刘志坚
刘明辉	刘重桂	刘振华	刘维明	刘道生	刘瑞庆
江燮元	关泽海	许彪俊	孙雪梅	纪英林	杜 平
杜学然	杨大易	杨永良	杨俊生	杨富珍	李化民
李巧云	李成芳	李守林	李坚真	李昌安	李学智
李祖根	李继良	李耀文	萧 寒	萧望东	吴 忠
吴火金	吴向必	吴克华	吴冷西	吴金全	岑国荣
邹家骅	宋庆友	沈初云	张 震	张令彬	张怀连
张林池	张积慧	张植弟	张耀词	陆金龙	陈仁甫
陈玉宝	陈永林	陈先瑞	陈作霖	陈爱娥	金明汉
周子健	周阿庆	郑三生	柳志强	胡 松	胡良才
胡金娣	赵兴元	赵学全	赵武成	锺夫翔	贺晋年
袁宝华	贾那布尔		热 地	顾秀莲	钱学森
徐 驰	徐立清	郭凤莲	郭耀卿	高厚良	唐 亮
唐克碧	唐闻生	梅松林	黄作珍	黄荣海	黄新廷
曹思明	盘美英	康 林	尉凤英	蒋宝娣	程义太
谢正荣	蔡凤兰	谭文贞	谭善和	黎 原	潘时兴
薛金莲	冀桂昕	戴苏理	魏兴政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

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乌兰夫 方 蓝 邓小平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纪登奎 苏振华 李先念 李德生 吴 德

余秋里 汪东兴 张廷发 陈永贵 陈锡联 耿 隆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 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慕华 赵紫阳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华国锋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1.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六十九人，候补委员一百一十二人。

三中全会决定：

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 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 光、周 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书记：陈 云

第二书记：邓颖超

第三书记：胡耀邦

常务书记：黄克诚

副书记：

王鹤寿 王从吾 刘顺元 张启龙 袁任远 章 蕴

郭述申 马国瑞 李一氓 魏文伯 张 策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辉之 王建安 王维纲 王鹤峰 方志纯 孔祥祯

帅孟奇 吕剑人 刘 型 刘建章 刘澜波 李士英

李楚离 张子意 武新宇 周 扬 周仲英 唐天际

曹 瑛 曹广化 阎秀峰 韩 光 傅秋涛 曾涌泉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 信 王大中 王文轩 王若水 王苏民 王朝文

王直哲 毛 锋 文正一 平杰三 朱云谦 朱穆之

卢仁灿 刘 英 刘丽英 刘敬之 刘鸣九 安建平

多吉才让 严东生 李 坚 李之琏 李立功 李华生

李振海 杰尔格勒 杨心培 杨长春 杨秀山

何东昌 何廷一 何善远 阿木冬·尼牙孜 吴 波

汪文风 宋 诚 张 中 张 凯 张 祺 张兆美

张承先 张瑞华 陈 林 段 云 范儒生 周太和

周凤鸣 郑爱平 胡德华 饶正锡 侯维煜 徐少甫

徐深吉 浦安修 殷继昌 黄 荣 黄甘英 黄民伟

彭 儒 曾 三 蹇先任

2.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一百八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另有十六名中央机关和

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四中全会决定：

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为中央委员，准备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请求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和中央委员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3.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另有各地方各部门负责同志三十七人列席了会议。

五中全会决定：

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且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以姓氏笔划为序）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

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4.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四人，列席的五十三人。

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

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

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全会选举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荣群文辑)

一九八二年五月

## 编 后

一、陆定一同志嘱我们代为说明，他在本辑来稿中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供读者参考。

二、为配合“十二大”的召开赶印本辑，故第二辑推后出版。

三、许多读者来信来电或汇款洽购《中共党史资料》，因编辑部无书供应，请向各地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组联系订购。

四、我们正在与有关部门研究改进发行办法，力求本刊能尽快与读者见面。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三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